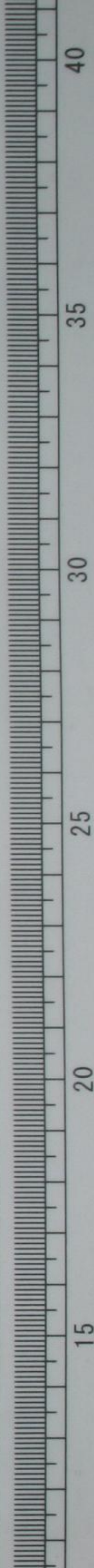




後
壯
心
解

七
三
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9
5



文庫 17

W119

5

讀杜心解卷二

卷二之一 七古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附雜述

今夕行

兵車行

高都護驄馬行

飲中八仙歌

玄

都壇歌寄元逸人

麗人行

樂遊園歌

投簡

咸華兩縣諸子

曲江三章章五句

歎庭前甘菊

花 貧交行

白絲行

漢陂行

醉時歌

醉歌行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秋雨歎三首

附秋

述 魏將軍歌

天育驃圖歌

沙苑行

驄

馬行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去矣行

讀杜心解

卷二之一 目錄

一

韋氏

昭宗六年二月二日贈
寄

010185192461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哀王孫

悲陳陶

悲青坂

哀江頭

徒步歸行

題李尊師松樹

障子歌

附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

偏側行贈畢曜

瘦馬行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

因為醉歌

閩鄉姜七少府設餚戲贈長歌

戲贈

閩鄉秦少公短歌

李鄴縣丈人胡馬行

洗兵馬

附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計四十二首

讀杜心解卷二

無錫前礪浦起龍二田講解

敬疇子洪

敬敷官虞受讀

敬思瞻季

卷二之一 七古

起玄宗天寶初至肅宗乾元二年

纂在譜玄宗天寶五載至十三載公在長安應詔退下進三賦

待制集賢名試參選十四載授河西尉改右衛率府參軍尋往奉先十五載往白水又往鄜州七月肅宗即位改元至德陷賊中二載脫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疏救房琯還鄜州十月上還京公亦歸朝乾元元年任拾遺六月司功華州冬間至東都二年春回華州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唐書巢父字弱翁少與韓準李白裴政張叔明



陶沔隱居徂徠號竹溪六逸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集本

注巢父有徂徠集行於世釣竿欲拂珊瑚樹溪山大澤龍蛇遠左傳溪山大澤實生龍蛇春寒

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一云仙人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一作引歸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

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

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西溪叢語空中書用史宗小使寄書事梁高僧傳史宗不知何許人常在廣陵

白土壤有一道人取小兒至一山山上人作書付小兒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聲送至白土壤史宗開書大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南尋禹

穴見李白李白時遊吳越道甫問訊今何如

未注云天寶中在京師作愚按送人辭官不作惜其去挽其留話頭非翻案也巢父自是太白一輩人其所在地近東海亦所謂仙靈窟宅處故為超然出世之語

也通首自趣在君身仙骨句逗出起四作一冒山澤龍蛇雖用左語實暗用老子猶龍意見此等人定應遠引也赤陰景暮點綴行色蓬萊織女即仙人五女意

巨車指點仙侶導引也惜君苦留正指不知仙骨之世人此處反筆頓住蔡侯談

錢之人罷琴惆悵格入自己送行之感空中書冀其得道見招非止泛然通信故

曰幾歲呈李白只一點今何如者前此贈白詩一則曰拾瑤草再則曰就丹砂至此其果有得乎否也亦非止平安套語正與全篇贈孔意打成一片附雜述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為賢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

才士者聰明浚察博辯闊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今聞不已任重致遠遠於風聽也

是何面目黧黑嘗不得飽飯嚼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

滾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汝未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參薛子據引知

名之士月數十百坑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

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又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道辭工於猛健放

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

執推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萃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

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憂長燭短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

與博塞為歡娛。鮑宏博經所擲投謂之瓊瓊有五采塞經塞有四采謂之格五憑陵大叫呼五白袒

跣不肯成臬盧。招魂成臬而年呼五白些邵寶本注以五木為采有臬盧雉犢之形戰國策王不見夫博之用臬耶演繁露盧在樗蒲為最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

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南史劉毅家無儋石儲樗蒲一擲百萬漢書注齊人名翼為儋

在長安守歲相與博塞為樂而敘其事也意以劉毅自况英氣自露邂逅良圖乃旅遇消閑之謂無深意布衣願者貧困中具此輕財願力胸懷自然闊達也

兵車行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古樂府不聞耶

孃哭子聲但聞黃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

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

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舊書開元十五年制以吐蕃為邊害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唐食貨志

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以置營田有餘則以軍若千人助役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成

邊邊亭。蘇華作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單復曰託君不聞

漢家山東二百州。不專指今之山東閻璩曰秦時河山以東強國六千邨萬落生荆杞縱

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

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一作心益憤且如今年冬

未休關西卒。一作如今且得休選為隴西卒朱注關西即隴外縣官急索租。史記索隱謂國家為縣官者畿內縣

即國都王者官天下故曰官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

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

人收。舊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八九百里高宗龍朔三年為吐蕃所并儀鳳中李敬玄敗於青海開元中王君奭張景順張忠亮崔希逸皇甫維明王忠嗣先後破

吐蕃皆在青海西新鬼煩冤舊鬼哭。左傳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天陰雨溼聲啾啾

賣土心解

是為樂府創體實乃樂府正宗齊梁間擬漢魏者意在倣古非有所感發規諷也若古樂府未有無謂而作者舊注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仇注首段敘送別悲楚之狀乃紀事下二段述征夫苦役之情乃紀言是一頭兩腳體愚按仇氏分截是但謂一頭兩腳則非兩腳則分兩柱詩非兩柱也首段警然而起只寫行色不言所事如風來潮來令人目眩道旁一段逗出點行頻三字為一詩之眼又揭出開邊未已四字見作詩之旨然此段只是歷述從前指陳慘苦又泛舉天下剔出秦中益防秋戍卒其來已久還在題詞一層也自長者以下至末繼入時事今交三句乃是本題正面末則慨歎現在行役之苦蓋前段之苦已事也此段之苦本意也欲人主鑒既往而憫將來假征人之苦語轉贖武之侈心此三百篇之遺也噫山東近在中原乃事之可見者而漢宮竟不得聞青海陷我窮民宜君所習聞者而絕域又不可見兩呼君不聞君不見喚醒激切通篇以苦役作主中間夾寫凋敝

高都護驄馬行

黃鶴謂是高仙芝按史仙芝為安西副都護天寶六載平小勃律八載入朝

安西都護胡青驄

舊書貞觀中置安西都護府于闐以西波斯以東隸焉按胡青驄青毛色也日知錄引魏書吐谷渾青海驄為證不

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雄姿未

則健蹄欲高

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

交河今西番火州地

五花散作雲滿身

相馬經馬腕欲促促

高耐險峻

交河幾蹴曾冰裂

漢書李廣利獲汗血馬來

長安壯兒不敢騎

走過掣

馬色也

萬里方看汗流血

長安壯兒不敢騎

走過掣

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

音門道

長安城北

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雜錄云趨西域之路

少陵馬詩先後六七首人但顛預賞誦而不知意象各出首首有相題立論之妙此係有功西域之馬新隨都護入京者詩即從此作意本地風光也起四渾清來歷以欬然向東為一詩之根而說馬帶人兼表都護矣功成四句敘其新到而擬其格世未伏櫪猶思戰都從新到上摹想出來腕促四句寫其骨相仍就來路生情交河蹴冰想在彼地如此也萬里方汗歷此長途而不疲也末四復就其氣繁而推其心志曰以茲掣電驚人之姿今則安養退休矣豈遂忘出建大功哉又從來路轉一出路其不作一通套語如此

飲中八仙歌

八人中歿於開寶之間者四鶴謂詩是天寶中追賦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舊書賀知章會稽水鏡人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天寶

道士遂鄉里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

舊書賀知章會稽水鏡人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天寶

酒泉

舊書讓皇帝長子璿封汝陽郡王與賀知章褚庭誨為詩酒之交三秦記酒泉郡城下有金泉味如酒

左相日興費萬

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

舊作世非賢飲酒一斗不亂天寶元年為左丞相五載罷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

舊書崔宗之日用之子襲封齊公李白傳宗之與白詩酒倡和蘇晉長齋

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唐書蘇晉字瞻之子數歲知為文官太子左庶子師氏注晉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曰是佛好飲米汁願事之按師注朱氏駁其為偽然虞山集龍角之存攷可也逃禪即是事佛杜臆以背其教為逃禪穿鑿可笑

李白一斗詩百

唐書李白與聖皇帝九世孫賀知章見其文曰子謫仙人也玄宗詔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欲得白為樂章白已醉左右以水盥面授筆成文范正傳曰

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唐書李白與聖皇帝九世孫賀知章見其文曰子謫仙人也玄宗詔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欲得白為樂章白已醉左右以水盥面授筆成文范正傳曰

前揮毫落紙如雲煙舊書吳郡張旭善草書每醉後索筆揮灑若有神助金壺記旭官右率府長史焦遂五斗

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袁郊甘澤謠陶岷開元中家於崑山自製三舟客有孟彥深孟雲卿布衣焦遂共載遊山水

沈德潛曰前不用起後不用收中間參差歷落似八章仍是一章格法古未曾有愚按此格亦從季札觀樂羊欣論書及詩之柏梁臺體化出其寫各人醉趣語亦不浪下知章必有醉而忘險之事如公異日之醉為馬墜也以其為南人故以乘船比之汝陽封號也故以移封酒泉為點綴左相有罷政詩即用其語宗之少年故曰玉樹臨風蘇晉耽禪故繫之繡佛李白詩仙也故寓於詩張旭草聖也故寓於書焦遂國史無傳而卓然雄辯之為寶錄可以例推矣即此識移掇不去之法

有仙意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夢弼注玄都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

故人昔隱東蒙峰

在魯地已佩含景蒼精龍

景藏形等不可勝計又云諸大符中有青龍符等行用之可以得仙故人今居子午谷獨處

潘鴻曰抱朴子云道術諸經可以卻惡防身者如含陰崖白

讀士心解

卷之二 七古 五

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松一作常風寒子規夜啼

山竹裂禽經江介曰子規蜀右曰王母晝下雲旗翻酉陽雜俎函山有

椿齡云其尾五色飛則翩翩如旗狀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漢武內傳

有黃庭芝草舊注晉時成卒屯於子午谷入水窮處忽鐵鎖高垂不可攀見鐵鎖下垂約有百餘丈欲挽而上有虎

蹲踞焉致身福地何蕭爽

歌體之整飭精麗者前四志履

歷中四寫壇景後四羨高隱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能濃意遠淑且貞肌

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感金孔雀銀麒麟頭上

何所有翠微盃音餐一作旬葉垂鬢唇玉篇盃婦人頭花髻背後何所

見珠壓腰袂其輕切一作攀穩稱身爾雅袂謂之裾侏注衣裾以珠綴之就中雲幕椒房親

雲幕椒房謂帝居后室賜名大國號與秦唐書太真姊三人皆有才貌封國夫人

者為韓適裴者為號適柳者為秦紫駝之峰出翠釜王績遊北山賦裏翠釜而出金精水精之盤行

素鱗犀筋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

塵漢書注黃門以其給事黃闈之內通俗文制馬口曰鞚御廚絡繹送八珍簫管哀吟感鬼

神賓從雜一作合還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立一作入

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廣雅楊花入水化為萍爾雅翼萍大者曰蘋樂府願銜楊花入窠裏青鳥飛去

銜紅巾山海經注青鳥為西王母取食者王勃詩羅袂紅巾往復還炙手可熱勢一作世絕倫慎莫近

前丞相通鑑天寶十一載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此刺諸楊遊宴曲江也朱注舊書云玄宗每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花道細隊寫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而國

忠私於號國不避雄狐之刺聯鑣方駕不施帷帳其從幸華清如此度上已修禳亦必爾也愚按起四句提綱態濃意遠肌膩肉勻先標本色也繡羅一段陳衣粧之麗紫駝一段陳廚膳之侈而秦號諸姨卻在兩段中間點出筆法活變其束處實從句又是蒙上拖下之文末段以國忠歷後作收而丞相字直到煞句點出冷雋要之椒房是主丞相是客說丞相正以醜極房耳楊花雪落青鳥銜中隱語秀絕妙不傷雅無一刺譏語描摹處語語刺譏無一慨歎聲點逗處聲聲慨歎陸時雍曰言窮則盡意盡則醜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

樂遊園歌

原注晦且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漢書神爵三年起樂遊苑三輔黃圖苑在杜陵西北兩京新記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士女咸自此被禱登高詞人樂飲歌詩朔日傳於都市

樂遊古園翠昨律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氣高

秦川對酒平如掌三秦記秦川一名樊川長安志樂遊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長生木瓢樂一作示

真率晉嵇含有長生木賦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

霆夾城仗雍錄漢樂遊廟唐世基跡與芙蓉園相並張禮遊城南記芙蓉園在曲江西南園內有池謂之芙蓉池兩京新記開元二十年築夾城自大明

宮夾巨羅城複道經通化門觀以達興慶宮次閭闔晴開誅大結蕩蕩天門開

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閭闔晴開誅蕩蕩拂水低回舞袖翻綠雲天明開

清切歌聲上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

髮邴拋得百罰浚杯亦不辭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自一作但

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咏詩

以下諸詩大抵皆天寶十載後獻賦名試屢見擯斥時所作。因遊宴而發感慨也。煙綿草長是正二月間之景勢最高据原上最高處也長生二句牽上搭下。春六句一氣讀雖紀游實感事也。是時諸楊專寵宮禁蕩軼馬填塞帷幕雲布。讀此如目擊矣卻憶以下云云蓋自應詔退下後雖居京師而旅困無聊情緒如此公之自言曰我棄物也四十無位正其時也。聖朝已知賤士醜謂我當此聖朝已自知賤士之醜也勿以辭害志。

投簡成一作華兩縣諸子鶴注梁權道編成都詩內以成華為成都華陽兩縣然詩云長安苦寒文南山青門

皆長安事當是天寶間在京師簡咸陽華原二縣

赤縣官曹擁才傑

元和郡縣志唐縣有赤畿望縣上中下六等之
差京都治為赤縣仇注官曹指朝貴不指諸子

軟裘快

馬當冰雪長安

正異

苦寒誰獨悲

苦寒猶云嚴寒義
見夔州苦寒行

杜陵野老骨

欲折

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 南山豆苗早荒穢

漢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
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蕪

青門瓜

地新凍裂

蕭何世家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
有五色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

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

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疎頑臨事拙饑臥動

即向一旬弊

當作

衣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

無聲淚垂血

此當失意之時值苦寒而作一篇不平之鳴不敢聞於朝貴姑訴之兩縣諸子想
諸子皆非官於朝者也說朝官得志只一句筆勢凌厲項領成禮數絕語太忿激
矣故以疎頑自任而
結復歸之不敢聲言

曲江二章章五句

相如賦注曲江在
杜陵西北五里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
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在第三句頓仇云上二與下二比也愚按妙
在下二句懸空挂脚而落魄孤另之况可想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捎林莽

莫補

比屋豪華固難數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亦三句頓非今亦非古五字自道其詩語非誇而格獨立於漢魏六朝之外關我
堂階於輕薄為文之倫佳渠啞點不擬古不諧今確然自信杜臆謂即指本篇何
其拘也此屋句以不即不離見致前章云哀鴻獨叫似不借
弟姪者此云弟姪何傷或有來諭之書或是遙致之語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

羅錦樊川章曲東十里有南杜
北杜曲謂北杜二曲名勝之地

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李廣

傳唐屏居南
山射獵

讀書心解

卷二之一 七古

八

寧手齋

首句頓第三又頓詩只五句凡作三截如歌曲之有歌頭歷落可喜自斷此生
一讀休問天另結南山即杜曲公詩云南山豆苗早荒穢知其地有田園也短衣
射虎從南山字獨起曰移住南山則歸隱耳設無後兩句
則真心似地灰意索然矣盧云塌翼驚飛忽激天際是也

歎庭前甘菊花

庭一作階前甘菊移時晚青蕊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醉盡

一作簷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

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一作理風霜

比也賢士之顯乘時以興失其時則小材先之矣甘菊有花重陽是薦重陽不花衆芳斯采當重陽而見青蕊之菊形諸亦歎焉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

史記管夷吾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此道今人棄時上

詩如謠樂府體也只起一語盡千古世態

白絲行

縲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金粟當是尺上分寸之星象牀玉手亂

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一作裂下鳴機色

相射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減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為君

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空一作疑輕

舉香汗清塵汗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一作志士汲

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比體也章末見意照分韻截上截下截之病根下截上截之烟鑑仇謂士守潔白則不隨人榮辱所見極高蓋以才悅人早渝其素也仇又云當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汗之漸是也故開口即云須長不須白激於時態之急銜其長而不潔其操有慨乎言之也又逗一語云素質隨時染所悲正在乎此也曰細意熨貼減盡針線

形容其軟熟無骨曰春天衣著輕舉汚顏形容其因依喪已是以新故之間纏蒙汲引旋遭棄捐噫士才而窮可勿忍歟公雖屢擯主節矯然矣。讀此知公為有道之士。

漢陂行

長安志漢陂出於南山諸谷杜臆胡松遊記云漢陂上為紫閣峰下陂水澄湛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

岑參兄弟皆好奇

通攷岑參天寶三載進士

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黓慘

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

思集鬣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

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

沉竿續縵

一作莫

深莫測菱

一作葉

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解

清下歸無極

一作下臨無地

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晝窈冲

融開船舫暝憂雲際寺

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在鄠縣東南

水面月出藍田關

長安

志關在藍田縣即秦峽關也雍錄峽關在漢陂東南

此時驪龍亦吐珠

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

馮夷擊

鼓羣龍趨

海賦注冰夷水仙人也郭璞云冰夷馮夷也

湘妃漢女出歌舞

洛神賦從南湘之二姚攜漢濱之遊女

金支翠旗光有無

漢房中歌金支秀華無旌翠旗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

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紀一遊耳忽從始而風波既而天霽頃刻變遷上生出一片奇情便覺憂喜頓移哀樂內觸無限曲折。好奇從下文風浪泛舟遊推出來遊陂非奇奇在黓慘波濤中猶欲泛入也黓慘而曰忽異色知初來時天尚未變至此風浪起於倅然眼色已不定矣主人開帆舟子喜甚三句倒裝此下描寫雲空水澄眼色又一改下又借夜色清皎神靈恍惚之境再幻出雷雨之愁其實從向來之陰晴不定感發而出也身世幻影不堪把玩類如此矣故落句不突出。雲飛海湧滿眼迷離。

醉時歌

原注贈廣文館博士鄭處

諸公衮衮登臺

一作華

省師氏曰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省有三曰中書省曰尚書省曰門下省皆清要之職

廣文先生官獨冷

舊書天寶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新書鄭處儉以處為博士在官貧約

甲第紛紛厭

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

宋德尊一代常坎軻楚辭王逸注坎軻不遇也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

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唐書天寶十二載八月霖雨米

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一作前細雨簷一作

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

器漢書司馬相如今文君當墟子雲識字終投閣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

術於我何有哉孔丘刊作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

前相遇且銜杯

分兩大段前段先嘲廣文次自嘲而以痛飲真吾師作合是我固同於先生也後段先自解次為廣文解而以相遇且銜杯作合是勸先生嘗與我同也廣文先生杜陵野客送為賓主同歸醉鄉杜臆公詠懷詩云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絕即可移作此詩之解

醉歌行原注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見文選汝愛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

世上兒子徒紛紛驪驪作駒已汗血鷲鳥舉翮連青雲詞

源倒傾一作流三峽水益州記明月峽巫山峽廣濟峽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

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

為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一作見唾

成珠趙壹詩唾自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潭讀如澹淹秦東亭渚蒲

牙芽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

沙頭雙玉瓶。眾賓皆一作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凡三轉韻。層次分明。首贊其才。中慰其意。後惜其別。以半老人送少年。以落魄人送下第。情緒自爾纏綿。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背世莫辨。一作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干洲記鳳麟洲專多鳳麟

作膠名集弦膠。或云連金泥。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過一作王

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沉年

苦無健。王生恠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瘡癘三秋孰

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音支說文皮厚貌肉黃皮

皺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

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周禮七菹注全物若

金城土酥淨如練。長安志京兆府歲貢興平酥唐書金城縣至德二載夏名興平酥注酥牛羊乳兼求畜豪一作豕

且割鮮。朱注畜豪即豪猪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義一作味晚誰似。令

我手脚一作足輕欲旋。老馬為駒信不虛。當時得意况浚眷。但

使殘年飽啣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起四以王生交誼作領局。中腹一片。先摹訴病之態。次表款厚之情。結四以知己相感作收局。起處比意曲而顯。言雖有靈瑞之物。如麟角鳳背。方其無所表異。世莫能知。至於見奇之會。能使斷者皆連。異斯顯也。若王生敦篤士。尋常亦幾失之。今其懷抱。於誼深膠漆。徵其異矣。貧病如甫。舉世所棄。亦何一可羨。而愛我如此耶。中間寫王生不嫌貧病。刺意奉歡。超出世情萬萬。加倍着筆。結處老馬為駒。頂上兩句。來兼兩意。初疑知交情義。一時斷盡。正如詩疏所云。已老而孩童。惕之也。乃今起舞。輕旋宿疾。霍然。又如朱傳所云。已憊而若堪勝任也。是何也。當此時之得意。為有加之浚眷者也。下一况字。有筆不能罄之神。飽諳冷落。一為傾倒。顯額之士。其感易生。開宋派。

秋雨歎三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本草圖經決明子七月開黃花結角其子作穗著葉

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

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謂自臨風三嗅馨香泣

三歎皆寓言。首章傷直言不伸也。仇注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房瑄上言水災楊國忠使御史按之據此則決明之鮮比直節也後時獨立逗出主意涼風吹汝塞

言路者懷奸巨測焉臨風三嗅秉苦節者孤芳相賞焉思淡哉

關風伏雨秋紛紛。趙云關關之風沉伏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

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關中記涇水入渭清濁不相雜禾頭生耳黍

穗黑，朝野僉載諺曰秋兩甲子禾頭生耳農夫田婦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

相許寧論兩相直。

次章傷政府蒙蔽也。盧注帝憂霖雨國忠取禾之善者以獻曰雨雖多不害稼是歲無敢言災者愚按主聽蒙而民病隱矣故曰八荒同雲又曰農無消息微詞也。不辨不分雨勢也亦蒙蒙也米不論直饑不服惜也蒙者知之乎。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翹溼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

三章傷潦倒不振也。長安布衣即前所云堂上書生皆自謂也。反鎖長蒿蓬蒿如見爽入稚子癡頑走雨點綴生動。胡溼飛難句中有泪自歎本旨在此結意更速。日晦而土污主德掩而庶事隳矣。推極言之亦豈徒為一身歎哉。附秋述。

秋述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玄寂寞多為後輩所發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明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

后力牧是已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既逢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杜箋魏孝肅詔百司不得以務衫從事注從事衫乃戎衣鐵馬馳突重兩銜

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郭璞崑崙巖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按山在吐蕃境君

門羽林萬猛士洙曰羽林軍禁旅也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

戟一日過海收風帆海指吐蕃之青海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

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鬚華岳峯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音教

金盤陀錢箋樓當作鏡猶白馬賦寶鏡星纏鏡章霞布鮑照詩金銅飾盤陀日照光踈蹊夜騎天駟超天河漢書

房曰天駟按此比天關之駟櫬槍熒惑不敢動櫬槍妖星見則為災熒惑火星變常則災翠裝雲旂相

蕩摩子虛賦錯翡翠之葢鞋注葢裝羽毛貌西京賦樓鳴鳶曳雲旂注雲旂謂旂旗之旒吾為子起歌都護古樂府有丁都

護歌宋武帝歌云督護北征去前鋒無不平酒闌插劍肝膽露鈎陳蒼蒼玄武暮洙云鈎陳六星

在紫宮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鈎陳漢書北宮玄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按玄武暮見正是秋天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

節士安足數纂朱注漢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四篇景帝廢太子為臨江王後自殺時人悲之故為作歌其愁思節士無攷與臨江本

各為一事宋陸厥乃作臨江王節士歌庾信哀江南賦又曰臨江有愁思之歌皆相沿之誤老杜亦襲用之耳

此歌蓋仿樂府丁都護歌之體以頌魏將軍者故有為子歌都護之句觀其命題明欲與古人各自成一樂府也首八句敘其履歷而從事西極乃昔日事是陪筆昔為偏裨今自開府也一日過海與略西極應昔立功青海今收帆歸京也中兩段頌魏正文前四言氣岸精爽而後四則皆實事實言正精爽之見於莅官者末五句自明會飲贈歌之意曰蒼蒼玄武正指酒闌時曰鈎陳玄武又以星象映宿衛且顯時令也結乃勉其一心奉主萬世為昭非特如一節之士而已臨江節士借指

天育驃

五外切圖歌

洙曰天育廐名朱氏謂諸書無攷馬按疑是當時稱天廐之俗名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
 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普治切兩耳黃眼有紫談雙瞳
 方矯然一作矯矯龍性合一作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
 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張說隴右監牧碑序開元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
十三年乃有四十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遂令大奴字一作守天
 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蕃卿之力也對曰帝之
 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周禮夏官庾人掌教駢攻駒
 育漢書張敖傳使大奴駿等
四十餘人羣當蓋兵營別養驥子憐神駿一作俊當時四十萬匹
 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
 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何由騁如今豈無駿裏與驂
 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畫為張太僕所傳去此且廿年矣首從寫真作意中述作畫之由未就今昔有無
奇慨自是題舊畫體也顧炎武謂歸功景順斥王毛仲為大奴似未解中幅為實

敘畫事得非竊語耶起二句一提下六句都將真馬出色寫生卻用是何兩字
領起則句句說真馬即句句是畫馬也伊昔以下乃敘事體以閱清峻三字作提
閱之既審遂將四十萬匹付之大奴獨取別養驥子狀其神駿與此馬此畫俱橫
絕千古而此圖來歷更極明悉至其筋脈靈動則寫真傳世應還首段座右更新
挑動末段也結更從畫馬空存翻出異材常有來既為畫馬轉一語
亦為奇士叫一屈又恰與篇首呼應其寓意也悲矣其運法也化矣

沙苑行

元和志沙苑在同州東西八十里南北二十里其處宜六畜置沙
苑監杜闡唐有四十八監以牧馬設苑總監天寶十三載以安祿

山知
總事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漢書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夢
彌云同州屬焉胡故曰左輔其境多白土繚
 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
武帝紀馬生渥洼水中汗血
 今稱獻於此苑中駮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
 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即指
祿山入門天
 廡皆雲屯驕驕一骨獨當御左傳唐成公如
楚有兩肅霜馬春秋二時歸一作朝至

尊內外馬數將盈億一作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垆空大存逸羣絕足
 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一作疊疊地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縱
 超越角壯翻騰一作麋鹿遊浮滾簸蕩龜鼉窟泉唐諱淵出巨
 魚長比人丹沙作尾黃金麟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
 亦有神

沙苑行危詞也。祿山叛志已萌。明皇使總監事。私選健馬。驅歸范陽。是秦虎而傅之翼也。作者有憂之。首段重在地。言沙苑土宜孳畜。為國家所由繫。次段重在馬言。良馬上供。天閑非人。臣驅策所得。私此二段。逶迤而來。要非呆狃。此後又意外出奇。疊疊四句。即借馬羣得地。顯出倔強難馴。末四句。又即借浮滾一語。突出飛颺異志。奇奇怪怪。不可方物。而細尋脈理。其言巨魚伏線。已在龍媒二句矣。馬入渥注。神龍為媒。馬浮苑水。巨魚合氣也。其以巨魚比祿山。點睛已在王有虎臣一句矣。虎臣司苑。一見此任非輕。一見所任非人也。不曰龍而曰魚。筆法何等森嚴。按祿山本猪龍之精。當與靈湫詩參看。見一之一。

驄馬行

原注太常梁卿救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漢書大宛國多善馬

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酋萃顧

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西京賦隅目高眇頰肉駿舊作

疊連錢動爾雅青驪鱗白驪注班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駿非

高頰赤汗微生白雪毛漢武帝歌天銀鞍卻覆香羅帕卿家舊

賜公有一作之仇注卿家指梁氏天廐貞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滾

涇渭長一作趨可刷幽并夜幽并燕趙地方吾聞良驥老始成此

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

造次邗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一作

騏驎地上行爾雅翼騏驎是是故良馬亦名騏驎

亦是祿山將反時作李必老将故有老始成句。寫老當益壯意。前兩段敘事後一段議論。云首段言質相不凡。就見馬時寫次段言才力殊特。就試馬時寫愚按前段顧影驕嘶一語。顯出顧盼非常。次段起二句筆勢一跌。赤汗二句筆勢一躍。洗涇渭而刷幽并。意蓋暗射祿山也。故後幅發議。眼光四射。一以激鄧公乘時奮起之思。一以表此馬有即日見功之會。曰八駿先鳴曰近聞。下詔總見功名不遠。意在祿山信矣。更看數虛字相鼓勵。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睿宗葬蒲城縣。改為奉先。在長安東北。天寶四載。公未受官。住置家焉。

焉。

堂上不合生楓樹。恠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沈注。赤縣圖。別是一幅。滄洲趣。指屏中山水。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畫錄。不見踪跡。二十五人。初岳在李國恒之下。唐書。鄭虔善圖山水。後畫錄。隋參軍楊契丹。六法頗該。殊豐骨氣。得非玄圃裂。一作坼。穆天子傳。乃無乃瀟湘翻。圖經。湘水至零陵而營水會之。謂瀟湘。悄然坐我天姥

下。吳越郡國志。天姥與括蒼相連。春月。樵者聞蕭鼓笳吹之聲。耳邊已似聞清猿。反同思前夜風

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蒲城節奉先。元氣淋漓障猶溼。真宰上訴

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溼青

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班竹臨江

活。楚辭。使湘靈鼓瑟。博物志。舜崩於蒼梧。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斑。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

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水經注。若耶溪。上承嵯峴。麻谿。溪水至清。照衆

山倒影。窺之如畫。又云。山陰縣南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此歌筆勢飄灑。第就其句法長短。韻腳轉換處。尋出自然。節奏無若坊本橫加割裂也。時公在奉先。少府列障於其堂。要公作歌。起就新障。作虛景勢。為若疑若訝之詞。謂煙霧本出於森林。堂上不合生樹。何為迷離。忽起乎下二句。乃落出畫來。又以別幅陪起本幅。此出題處也。一頓畫師四句。泛言畫好。又一頓。豈但六句。就

障上山水之勢。統為形容。又一頓。反思四句。又就本處近日事。發出奇想。筆法倒裝。言山水之奇如此。豈人工能事哉。乃元氣淋漓。而天為雨泣。前夜蒲城風雨。職是故耳。此所謂本地風光也。又一頓。野亭六句。纔寫畫中景物。前皆虛擬。此乃實描也。至此敘畫已竟。又一頓。劉侯八句。明點少府之工畫。而并及其子與前畫師一段作章法。又一頓。末忽因畫而動出世之思。更有含毫邈然之趣。

去矣行

時為右衛率府參軍

君不見。鞞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

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

朝且入藍田山。

後魏書李預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得若環壁雜器者。乃椎屑食之。

鮑欽止曰。天寶十四載。公在率府。因欲辭職。作去矣行。杜臆曠蕩無覩顏。見浩然之氣。按餐玉入山。託詞以去也。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舊編十五載春首。祿山已反。未陷潼關時。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蚤愛客滿堂。盡豪翰。

一作傑

開筵上日思芳草

時恐是元日

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

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

時京師方備祿山

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

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

長句。汝與山東一作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

絕倒

梁書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編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宋畫鮑照。皆為古樂府文。其道麗計。東曰長句。謂七言歌行。太白最擅場者。太白長句源出鮑照。何劉沈謝。但能五言。

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

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澗之酒常快意。

左傳有酒如澗亦不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

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蘇薛諸生皆年少能文公對之動歎老嗟卑之感一於醉後發之有欲以醉細察
之也首一句半提蘇薛文才半提主賓宴會遂為全篇綱領次句即表端後關筍
緊健先主人也三句兼伏已與薛華四句點過開筵事只此一冒便句句筋節文
得以下擬助醉之興推取醉之因將自身安放於此座中以下另表薛華次座客
也而諸生句隨手總束端復萬事句隨手蹴起醉懷使筆正似梨花鎗矣看他將
三人分作兩處自身夾入中間而未段之醉懷正伏根於夾入一段內既變化復
細密。秋井愚意即作廢井說張經謂
井是貴者之墓猶今言金井也存參

哀王孫

舊書十五載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自延秋門出通
鑑妃主王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仇注肅宗即位改元至德在
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祿山殺霍國長公主及王
妃駙馬等已已又殺王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長安城頭頭白烏。楊春曰三國典略侯景篡位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計集
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此蓋以侯景比祿山
也
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
金鞭折斷九馬死。西京雜記文帝自代來
有良馬九匹號為九逸骨肉不得同馳驅腰下
寶玦青珊瑚。陳平傳船人疑其亡將腰下當有寶器金玉西京雜記
昭儀遺飛燕珊瑚玦瑪瑙璫按左傳甲生有佩之金玦車可憐王

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百知錄南史齊
明帝遣柯令孫

殺建安王叩頭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自明皇六月出狩至此百
日仇云蓋在九月間也身上無有完

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音拙。漢高祖紀隆準
龍顏李斐曰準鼻也龍種自與常人殊

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

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一作
駝

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

何愚。宋注時哥舒翰將河隴朔
方兵拒賊賊績於潼關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

于。宋注明皇臨行諭太子曰西北
諸胡我撫之最厚汝必得其用花門務面請雪恥。宋注花門即回紇按務
面務割其面也北俗有

則然慎勿出口他人狙。留侯傳良與客狙
索隱云伏伺也哀哉王孫慎勿踈五

陵佳氣無時無。唐紀高祖獻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
定陵睿宗橋陵按深注引漢五陵亦是

錢箋云當時逆臣必有為賊耳目搜捕皇孫妃主以獻者公作是詩危之復戒之也今依仇氏分截起用原題法與體也亦似謠別裁云即風人莫黑非烏意金鞭以下一段敘事法四出題四記當日行徑四就王孫餘色以起下文告誡之詞末一段化用詠歎法筆筆開擺先着不敢二句有添毫之妙東風索馳揚以賊形也健兒何愚追慨失守也竊聞四句寄與不久反正消息而戒其勿慰之也慎勿踈申戒之無時無申慰之也丁寧惻怛如聞其聲

悲陳陶

通鑑注陳陶斜在咸陽縣東唐書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自請討賊分軍為三南軍自宜壽入中軍自武功入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為前鋒辛丑中軍北軍遇賊於陳陶斜接戰敗績琯自以中軍戰又敗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

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一作洗箭仍唱一作一云夷歌飲都市

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朱注謂祿山之眾悲青坂朱注史云琯敗陳陶殘卒數千不能軍帝使哀夷散復圖進取青坂東門駐軍之地也錢箋房琯次師便橋青坂去陳陶便橋當不

遠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錢箋太白山在武功琯先分三軍中軍自武功入故云黃

頭奚兒日向西唐書韋韜黃頭奚部也祿山事蹟祿山反發同羅奚契丹室韋曳落河之眾號父子軍數騎鬻弓敢

馳突山雪河冰野一作晚蕭颯一作瑟青是烽一作人煙白人骨焉得附

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青坂之悲悲屢敗而不懲也與前篇一串雪冰烽火所見無餘物矣宋云政史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等促戰倉皇遂及於敗據此則琯亦有分其責者矣雖然琯所為堅持勝算者果安在哉曰附書我軍曰莫倉卒重為國士危之也古來以宿望主軍功名兩墜者殷深源房次律其前車也每見名士易言兵將毋取鑒於此

哀江頭

謂曲江○至德二載公陷賊時作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仇注曲江

南有紫雲樓芙蓉苑

細柳新蒲為誰綠

劇談錄曲江入夏則菰蒲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

昔霓旌下南苑

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

飛燕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殿按此以比貴妃

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

官志內官才人

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

正四品

明眸皓齒今

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

國史補玄宗幸蜀至馬嵬驛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太真外傳縊於西郭之外道北坎下時年三十

清渭東流劒閣深

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

有情淚沾臆江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

南忘南北

一作忘城北

黃生曰詩意本哀貴妃不敢斥言故借江頭行幸處標為題目耳愚按起四寫哀標意浮空而來次八點清所哀之人追敘其盛明眸以下跌落目前而去住彼此

并體貼出明皇心事淚沾花草則作者之哀聲也又回映多矣黃昏一結憤賦而不咎其君詩人忠厚所由接三百冠千古者以此又中間雙飛翼之下明眸皓齒

之上不攬入六軍不發婉轉馬前等語蘇黃門論此詩謂若百金戰馬注坡葛澗

如履平地正言此處也更可識忠厚之遺○舊謂諷玄肅父子朱謂憶明皇在蜀

總屬曲說蘇黃門云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歌費數百言而成杜則不然潘耒

駁之曰長恨歌本因長恨傳而作公則安得預知其事北征詩不聞夏殷衰中自

誅褒姒公方以妃處下中興豈應於此為天長地久之恨乎愚謂潘氏之說亦非

也黃門之意謂與長恨同旨非謂預知其傳而賦之至以北征例此詩則又迂甚

語有之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告中興之主北征自應莊語過傷心之地

江頭定激哀衷發情止義彼是兩行一派頭巾氣未可與言詩已矣

徒步歸行

原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次公云李嗣

業也宋注新書嗣業從平小勃律加特進有宛馬千匹按邠

在鳳翔東北特進高陵人時

豈移家於此與抑非其人與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

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

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心何

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間王琛遣

使波斯國得馬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曰驃

中途欲借馬也。與北征詩同時起四贊勉發端語中四感慨原題語後四道意代札語。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舊入乾元元年諫省詩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

唐會要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

握髮呼兒

延入戶。手提新畫青松障。

障步障也。時畫幅尚未裝。漢入障故可手提。

障子松林靜杳

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卻承

一作霜雪

乾。偃蓋反走虬龍

形。老夫生平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

夏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一作自是商山翁。

惆悵一作張望聊歌紫芝曲。

商山四皓歌

時危慘澹來悲風。

上下分截兩用老夫字提。上言畫松之妙。下言對畫之情。各四句轉意。無丹青若忘其為丹青也。雪幹龍形。正由無丹青卻承反走兩句相呼應。如見崖松倒盤之狀。松下丈人。畫上所有。黃鶴以詩有時危慘澹句。編乾元初安史未平之時。按公有太乙天尊圖。文仇謂亦是其時作。今附於此。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綦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

石鼈老自寓放神乎始青之天。遊目正浩劫之家。冷然御乎風。熙熙乎登乎臺。進而府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且於疎梁。塞於高壁。骨者鬚者。暫者黜者。視遇之間。若嚴寇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然。綠輿駢然。仙官泊鬼宮。無火數眾。傷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玄之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續事。前柱下史。河東柳洪。職是樹善。損於而家。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火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概。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曰。若人存思我主。錄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君之後。獲隱默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乙之威神。於下。以昭柱史之告。訴於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先生。藐然若狂。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亂於水。獸亂於山。是單弋鈎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繳射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嶄。流血不乾。骨骸。平原。垂。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夷。率服。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華。與夫。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感。數。千。古。哉。至。使。世。之。仁。者。高。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誅

千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事未息必撥當世之變日慎一日眾之所惡與之惡眾之所善與之善勅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洵何其境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嗔嗔之意是魏巍子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馳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龍之辭異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卻走不敢貳問

偏側

一作偏側

行贈畢

英華有

曜

王林賦偏側

偏側何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希本無此字未敢一作不愛微軀又希本無此字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把牒還請假一云已令請假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

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

陳藏器本草辛夷初發如筆頭人呼

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

况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

醉眠徑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舊注酒價一斗三百錢之辯太泥不錄

照轉韻截上言無馬貧而自憐下約共飲聊爾相遣其東家四句以請假不朝足上無馬意大旨只是傷貧率意之作宋人每效之

瘦馬行

別作老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碑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

此豈有意仍騰驥細看六印帶官字

唐六典諸牧監馬皆印印右髀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側以

監名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春則以飛字印其左髀髀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其項左送尚乘者尾側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髀以飛字印印左髀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驛者以出字印印左右頰衆道三軍邊路旁皮乾剥落

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

李實曰凡馬病毛頭生塵

去歲奔波逐餘寇驛

騶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

歷塊誤一蹶。王褒領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

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誰家且養願終惠。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根今更試明年春草長。

興宗云乾元元年華州詩。公自傷貶官而作。其說是也。開口用東郊字。華在長安

東也。起句喝破。隨以三句寫其瘦態。不曰可惜。偏曰豈復有意於世。惋惜倍深

中以細看二字作提。四述其見遺於今。四推其立功在昔。二原其委棄所由。二狀

其哀鳴失色。凡作四層。無限曲折。抗末以遠放二字自影被斥。日暮二字自影窮

此正起句所謂使我傷者也。結聯須體貼當日初謫官情事。從一片戀主効忠。惻

忱發出。非乞憐語也。去歲四句言當時逐寇。非慣戰之驕驕不得與也。此馬既

是軍中所遺。必非街巷凡馬。定屬內廐之乘黃矣。恐是正與細看呼應。誤

一蹶非能防。又從病字原其受挫。而諒其無辜。其此深表可以無失士矣。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

一本題首有冬末以事之東都七字。唐書湖城縣屬虢州。唐詩紀事孟雲卿河南人。與杜子美元次山最善。時從華州官所歸河南。途經湖城也。

疾風吹塵暗河縣。朱注水經注河水逕湖縣東故曰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

南。一作東一作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主。嬾回

鞭。轡成高宴。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欸

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時九節度之師圖安慶緒於鄴照室紅爐促曙光

一作簇縈窗素月垂文。一作秋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

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夏箭。人生會合不可

常。庭樹雞鳴淚如綫。一作霰

前十二句敘事後六句感慨。一路將數虛字點撥。文機翔舞。情事活躍。盧世灌云

子美已起身出城矣。於疾風暗塵中忽見雲卿喜出意外。遂攜手復造。當是時劉

侯歡甚。從殘局中翻出新興。賓主交朋相視而笑。此段光景。至今使人迴環。詩欲

不佳得乎。愚按天開二句。插寫亂而復治。豈知二句。接寫聚而復散。為通首出場

為結聯轉境。暗塵隔手。見昏黑已極。人事將轉之機。紅爐素月。見熱鬧方酣。天

心助興之美。會合雞鳴。見闌珊分徹。世局無常之態。吾讀此詩。用以觀化焉。長

吉酷效此種
卻入鬼窟

閩音文古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元和志閩鄉本漢湖縣地開皇中移湖城縣於

今所改名閩鄉屬陝州節
注唐制縣尉即少府也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味一作魚不易得

潘粵詩語韓王汝云河中府三面黃河惟有味魚似鮪而肥短味亦美宋注元草有鮪魚出黃河口鑿冰恐侵河伯宮饗人

受魚鮫人手西征賦饗人饗切變刀若飛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

一作雪有骨已剝茸讀如春葱說文茸鴟頭上角也今按茸與飛字對當屬虛用借言斷骨芒露如春葱之銳也舊注俱非

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綠老翁落碁何曾白紙溼齊

要術切鱠不得放筋未覺金盤空放筋猶言縱啖仇解非按原文如此仇本將兩聯倒轉未免妄作集中凌亂甚多悉

改正附新歡優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

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
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少府設鱠曲盡敬長之誠贈此志感也與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一類見本卷前。起四句用反偏法惟得魚之難益見設鱠之情重也中八句詳敘設鱠筆筆出色寫正以顯其用心獨至無聲細下無骨處也有骨已剝留骨已無多也如此而猶偏勸腹腴更繼之以軟飯居然祝嘏祝嘏之隆禮也是以對此落紙不溼之鱠快意大嚼若不覺盤之將空者然則姜侯之用心至矣後八句遂以感佩終焉便飽見能施於乍相識之人清觴兼酒不漏貧路猶難據別感其情重可知此四句束上作收局可憐二句通篇結穴其敬老尊賢之心事於待我處見其盲矣故後日窮通皆可不恨只今恩誼長足相憶也若將中幅只作泛常饗客詩看便是舖發人語矣。王倚姜侯俱當公失意時能加敬禮故可佳。

戲贈閩鄉秦少公一作短歌宋注少公即少府國史補張旭為常熟尉有老父曰觀少公筆跡奇妙貴為篋

笥之珍可證唐人稱尉為少公也

去年行宮當太白在鳳翔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

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東西京俱收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一作傾倒

結語雋多才則不堪下位矣少府乃依舊能之能字絕難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鄠縣屬長安即有扈氏之國與扈同音

丈人駿馬名胡騶前年避胡一作賊過金牛蜀土記秦欲伐蜀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迴鞭卻走見天子朝飲漢水

糞成金蜀王使五丁力士開山路通秦遂取其國因號其國曰金牛按此指其扈從明皇暮靈州漢水在漢中近蜀靈州即靈武乃肅宗即位處此言走謁肅宗自矜胡騶奇絕代乘出千人

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才朱注如玄德之的顯符堅之騶馬皆脫主於難轉益愁向駑駘

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

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即東累日喜得俱東行

鳳臆龍鬚一作鬚一作鱗作麟鬚未易識晉載記苻堅時千里駒朱鬚五色鳳膺麟身側身注目長風

生

詩當是喜得借騎所作公前往鄜州曾借追風騾於李特進蓋此老長技也起四敘此馬舊績朝漢舊章其言其速此借人事以寫馬事也次四過峻語急難才即指赴蜀處靈武之事愁駑駘自觀其所乘者非良也此即借騎之根又次四就胡騶實寫仍以駑駘作襯後四說明本事俱東行與馬俱非與李俱也觀結聯知此詩之作在馴習既久後得其力之餘鄙見如此未審合否

洗兵馬

原注收京後作收京兼兩京言時為乾元二年初春九節度圍鄜未潰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一作夕報清晝同通鑑乾元元年十月子儀自杏園渡河至獲嘉破安

太清走保衛州進圍之遣使告捷曾見季光遠與李嗣業皆會於衛慶緒來救復大破之遂拔衛州慶緒走了儀等追至鄜許叔冀董秦等皆引兵繼至慶緒拒戰於愁思岡又敗慶緒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祗

殘與餘字同用鄴城不日得舊書相州屬河北道天寶改鄴郡乾元改鄴城獨任朔方無限功朔方謂鄆

子儀子儀官朔

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

肉蒲萄宮漢張耳傳如以肉餒

虎又匈奴傳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是年八月回紇遣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僕固懷恩領之

已喜皇威清海岱

指賊境常思仙仗過崆峒括地志崆峒山一名崆峒在平涼縣西宋注肅宗自馬嵬至靈武必由崆峒及南回亦自崆峒入錢

無忘在官者也三年笛裏關山月自至德元載至是凡越三年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小唐書廣平王倣進爵楚王徙封成王按王已立為太子句意在於紀功故稱其勳靈武又按收復兩京廣平為帥今關鄴

不雪而詩首及之者誌元勳尊主器也然曰心轉小則仍隱然事外矣郭相謀深古來少朱注子儀時進中書公司徒清

鑒懸明鏡朱注李光弼先加檢校司徒尚書氣與秋天杳朱注王思禮時遷兵部尚書按史合討慶緒之役上

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將所部兵助之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

走無復憶鱸魚翻用張翰語南飛覺有安巢一作鳥武詩青春復隨

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藝文類聚天子晉乘白鶴仙去故稱

太子之駕曰鶴駕按史乾元元年立成王倣為皇太子唐儀衛志輦有七二曰大鳳輦

飛廉之為名也攀龍附鳳勢莫當天漢書攀龍附鳳於乘天下盡化為侯王欄雲起龍驤化為侯王

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朱注時加封扈從功臣二句即介之推所謂貪天功以為己力

也關中既留蕭丞相夢弼云杜鴻漸唐書肅宗按軍平涼鴻漸首建朔方興復之謀肅宗喜曰靈武吾關中卿吾蕭何也錢箋則指

房瑄謂瑄自蜀奉册留相肅宗留按二說未知孰是幕下復用張子房朱注謂張鎬也至德二載瑄罷以鎬代張公

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

知籌策良舊書張鎬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自褐衣拜左拾遺幸蜀步從遣赴鳳翔奏議多有弘益尋為相按史鎬性簡澹不事申要聞史思明降

上言思明凶險人面獸心願勿假以威權又言許叔冀狡獪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上以為不切事機宋注是時鎬已罷相此盛稱之者惜其去也觀史許果叛則比以

子房豈青袍白馬南史侯景傳童語曰青綠白馬壽陽來過陽之敗何有朝廷給以青布悉用為袍景乘白馬青綠為纓以

應後漢今周喜再昌漢光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

送不知何國致白環竹書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獻白環玉玦復道諸山得銀甕瑞應圖王者宴

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焉隱士休歌紫芝曲四皓歌也休歌者有道則見也詞人解一作角撰清河

一作頌南史宋元嘉中清河清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爾雅

鴨鳩鴟鷃注今之布穀也御覽淇上健兒歸莫嬾宋注淇水在衛地衛與相州相隣城南

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說苑武王伐紂風霽

而乘以大雨王曰天洗兵也

時慶緒圍困官軍勢張公在東都作洗兵馬以鼓舞其氣皆忻喜願望之詞統言之六韻四段章法整齊前二段注意將任將專則現在廓清之功立奏後二段注意相良相進則國家治平之運復開此本朱氏鶴齡所謂中興大業全在將相得人前云獨任朝方後云復用子房為一詩眼目其說最為的當矣細繹之則首段仍是全局總冒先言鄴即捷賊即清以預為欣動而常思仙仗笛月兵風等句便是圖治張本其神直貫後幅也至次段纔是歸功諸將見將帥得人如此行且人安舊業官慶隨班君得從容以全慈孝皆將見之冠盡之餘此即篇首意而申之第三段乃出議論先以濫恩宜抑引起任相需賢賢相久任則餘寇不足平盛業

不難再是皆本於人君圖治之心正與常思仙仗相應末段純作注想太平滿心滿願語緊承後漢今周說下至結處淇上四句又兜轉圍鄴之事遙應發端警言之祝之仍是全局總收也。鶴駕雞鳴錢氏以為刺肅宗不能盡子道朱氏非之矣江潘氏駁之允矣但其立說止據博議以此二句望肅宗能修人子之禮也愚謂大錯夫鶴駕太子故實也而移之天子不仍然錢氏不欲其成乎君之旨哉收京詩不云乎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蓋兼父道子道言之也先是廣平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動搖岌岌至是已立為太子譖竟不行乃若上皇長慶樓置酒之釁全然未啓公此時潑幸外寇將盡而內嫌不生特為工麗之辭鋪張盛美其曰鶴駕通宵言東宮早晚入侍愛子之誠無嫌無疑也其曰雞鳴問寢言南內晨昏戀切孝親之道盡禮盡制也或問鳳輦天子所御何可移之太子問寢乃文王世子語何偏以此為帝孝余曰不然此二句正須看得活相益顯天倫之樂鶴駕既來鳳輦亦備父子相隨以朝寢門懽然交忻龍樓待曉豈不休哉此以走馬為對仗乃杜公長技至文王世子之文本屬帝王通用觀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昭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亦嘗以此頌帝矣故余斷以此二句為兼父子言之也彼駁錢者忘卻太子一邊強就肅宗回護未足關其口矣。錢氏以蕭相坐實房瑄以關中一段為瑄鎬繼罷而諷之其言曰肅宗猜忌其父因而猜忌其父之臣云云潘氏駁之曰房瑄負重名而鮮實效罷相亦不為過于美論救踰年乃謫官不知坐何事今言其坐瑄黨亦臆詞耳錢氏直欲以此為杜一生氣節欲推高杜則極贊房因極贊房遂痛貶帝明末黨人多依傍一二大老失路輒言坐某人故牽連怨誹無所不至此自門戶習氣杜豈有是哉愚按收齋

借面弔喪次耕頂門下。快絕矣。但房之罷實以喪師。社之謫。自因增黨事蹟。本明明白白錢。以罷房為忌。疾父臣誠屬。漢文藩以謫杜為不知所坐。亦滋疑案。一因護杜故。而推房以貶帝。一因駁錢故。而挽杜以斥房。皆意見之未化也。○錢箋此等壞心術。隳詩教。不可以不辯。予豈為肅宗曲護哉。○此篇是初唐四家體貌。同而骨自異。今人好以亂頭粗服。優孟少陵。而於四家之清辭麗句。妄加嗤點。不知少陵固嘗為之。曾不貶損其氣格也。○附華州策問。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問山林數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予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於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於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關總彼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善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况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着於騰鷹。蔽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駢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入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主客合宜。問閭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

之計。則停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波澤。隨山濬川。經啓之理。疏奠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漕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滑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益寡。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土。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鍤。復擁填於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大人煙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甯土之資。副乎求賢。敢獻謹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觀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麥。以為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慕實慮休。工未卜及瓜之還。交比。醫桑之餓。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為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舜帝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之聖哲。未有不以君倡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平。豐成乎無為。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惓惓然求賢。知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已而

言本八角
卷二之一
已寇孽未平。答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將。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子議論弘正。詞氣高雅。則遺侵邊條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及元輔必要之於稷禹。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義皇之上。自古哲王。立極大臣。為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瓊瓊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問孝。秀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求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微。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檢於後。弊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資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亦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卷二之一

薛正字同十四
齊嗣補氏邦國

卷二之二 七古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杜鵑行 又一首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丈人山

柑樹為風雨所

拔歎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石筍行

石犀行

百憂集行

徐卿二子歌

戲作花卿歌

大麥行

觀打魚歌

又觀打魚

越王樓歌

海棕行

姜楚公畫角鷹歌

光祿坂行

苦

戰行

去秋行

入秦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

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漁陽

春日戲題惱郝使

君兄

短歌行送初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嚴

氏溪放歌行

發閬中

天邊行

冬狩行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憶昔二首

閬山歌

閬

水歌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附畫馬讚

韋諷錄事宅觀

曹將軍畫馬圖

莫相疑行

赤霄行

狂歌行

贈四兄

青絲

引水

負薪行

最能行

近聞章叟古柏行

圖

引

水

負

計五十五首

卷二之二 七古

起肅宗乾元二年至代宗大曆元年

纂年譜乾元二年七月公棄官西客秦州十月往同

谷不盈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營草堂於浣花溪二年間至新津青城代宗寶應元年仍居草堂嚴武鎮成都七月送武到縣州西川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廣德元年秋往閬州冬復回梓二年春復往閬嚴武再鎮蜀遂歸成都六月武表為參謀工部郎承泰元年辭幕歸草堂尋南下戎州至渝至忠至雲安大曆元年至夔州居之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舊書成州同谷縣元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

一作短

髮垂過

一作兩

耳歲拾橡栗隨狙

公莊子狙公賦茅謂畜狙之人也

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

皴

七倫切

皮肉死

說文皴皮細起也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

來

七首皆身世亂離之感。編閱舊法疑後三首複雜不倫。杜氏連章詩最嚴章法。此歌何獨不講及反覆觀之。始歎其絲絲入扣也。蓋窮老作客。乃七詩之宗旨。故以首尾兩章作關照。餘皆發源首章。條疏於左。一歌諸歌之總萃也。首句點清客字。白頭肉死。所謂通局宗旨。留在末章應之。其拾橡栗則二歌之家計也。天寒山谷。則五歌之流寓也。中原無書。則三歌四歌之弟妹也。歸不得。則六歌之值亂也。結獨逗一哀字。悲字。則以後諸歌不復言悲哀。而聲聲悲哀矣。故曰諸歌之總萃也。各章結句亦首首貼定。語不浪下。

長鏡長鏡白木柄。說文鏡仕衫切。吳人云。犁鏡。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一作獨無

苗山雪盛。王彥輔云。藥錄黃精。止饑陳藏器云。黃獨。遇霜雪枯。無苗。蓋蹲鴟之類。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

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問一作隣

里為我色惆悵。

二歌悲家計也。申拾橡栗。一家倚仗。祇靠長鏡。仍復空歸。呻吟局已。呻吟則盈耳。嘈嘈矣。欲下一靜字。愈妙。四壁靜者。空無所有也。問里有相調。卹之義。故必於家計言之。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道。曰公四弟。穎觀豐。占穎觀豐。各在他郡。惟占從入蜀。後有舍弟占。歸草堂詩。三人各瘦

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鴛鴦。後

鵝。鶴陶隱居云。野鴛鴦。大於雁。謂之鴛鴦。毛長曰鵝。禿鵝。俾雅。狀如鶴。而大好。啗蛇。楊春曰。鶴有二種。物類相感。志玄。鶴鶴類。以其色蒼。故曰鶴。若江賦。奇鶴九頭。此則妖鳥。別為一種。安得送我置汝傷。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

收。兄骨。

三歌悲諸弟也。申中原無書之一。鴛鴦。鴛鴦。是連翩飛逐之意。鳥羣逐而已。孤飛所以興也。舊注好鳥惡鳥之別。殊屬多事。結語又翻進一層。莫說各自漂流也。汝縱得歸故鄉。我究不知何適。語更悽惋。

有妹有妹在鍾離。唐為濠州。今鳳陽府。良人早歿。諸孤癡。公詩。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

長淮浪高。蛟龍怒。濠在淮南。十年不見來何時。一作遲。

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

今歌四奏林猿一作竹為我啼清晝

四歌悲寡妹也。申中原無書之二。○滿眼上着一箭字。雋絕。結語下一啼字。便映切兒女子態。自是憶妹。不得移之憶弟矣。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溼黃蒿古城雲不開白

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

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五歌悲流寓也。申天寒山谷。舊注泛言咏同谷。非也。七詩總是貼身寫。上四確是谷裏孤城。慘悽怕人。結語恰好合流寓。古曰招魂。今曰魂招不來。翻用更深。

南有龍兮在山湫王道俊博議同谷萬丈潭古木龍從枝相膠木

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抱朴子蝮蛇中人至急。割創肉投地其肉沸如火。須臾焦盡。人得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

遲一云怨溪壑為我迴春姿

六歌悲值亂也。申歸不得。偽蘇注以龍喻明皇在南內。博議非之。謂咏萬丈潭之龍。愚按牽扯玄肅父子固為不倫。泛咏龍湫更沒交涉。七歌總是身世之感。何容無慨世一詩。值亂乃作客之由也。不敢斥言五位。故借南湫之龍為比。龍在山湫。君當厄運也。枝膠龍蟄。干戈森擾也。蝮蛇東來。史孽寇偪也。我安敢出。所以遠避也。欲斬且休。力不能殄也。是皆歸不得之故也。各首結句多說悲。比獨言溪壑迴春。為厭亂故。指望太平也。如此看。無一語落空矣。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一作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

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時亦有舊交寓同谷者。晚年長沙送李十一銜

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

視皇天白日速

七歌仍收到窮老作客之感。與首章白頭亂髮。凍斂肉死。相呼應。是為拔結之體。結語有汲汲顧影之意。公時年四十八。多愁者易老。無復出頭之望矣。亦是樂府遺音。兼取九歌四愁十八拍諸調。而變化出之。遂成杜氏創體。文山嘗擬之。

杜鵑行華陽國志魚鳧王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上元元年。至

成都以後詩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華陽風俗錄杜鵑大如鵲而羽烏聲哀而吻有血。

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一作哺雛。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他巢羣鳥為飼之。雖同。

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

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

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

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一本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鶴注上元元年七月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尋置如仙媛於歸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觀上皇不擇浸成疾詩蓋謂此也愚按此說信非附會當是聞信後傷之仇本編入二年非也。起四提清眼目正其名分中八假物發難推其隱微結四凌空寄慨致其哀痛但只在蜀言蜀就鵑言鵑故曰蜀天子疑似之稱也。曰四月五月為七月諱也。曰羞帶羽翮明為鳥言非他有所為也。直至萬事反覆亦復合而不露文人曉此可以免於詩禍矣。

又一首

集外詩。文苑英華刻司空曙注云又見杜甫集。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捨。

佯瞥振雌隨雄毛。衣慘黑貌一作懽。懽衆鳥安肯相尊崇。隳

形不敢栖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饑。

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

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

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相效傳微風。迺知變化不。

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一作妃。左右如花紅。

於蜀既有前首於嬪又有五古一首此篇必非杜作題同而傳說也。筆亦高老則幅似翻杜。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朱白京之書畫。韋偃京兆人。寓居於蜀。張彥遠名畫記。偃作鵑。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

聞見記畢宏天寶中御史善畫古松後見張璪於是閣筆名畫

記大曆間宏為給事中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

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

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

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憇寂寞龐翁皓首無住著偏袒右

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

名畫記韋臨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異石風格高舉

韋侯韋侯

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

庚肩五言卷齊縞關東之縞潛織陋其卷縞又唐皇東川陵州土貢縞縞

重之

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幹

首四句總統贊之次四句細摹其狀裂皮回枝寫出體幹白摧寫枯梗拗折處黑入寫風針髮鬆處又次四句點綴法無住著神理都現僧前落空寂蕭然末五句於諸題畫詩結法又出一奇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同一意境蓋傾倒之極也舊注認真作索畫解便癡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畫斷韋偃常以絨筆點簇鞍馬千變萬態其小者或頭一點或尾一抹巧妙精奇韓幹之匹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渠

一作君

畫無敵戲

騶歛見騏驎出東壁一匹斲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

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歿

仇云韋偃臨行留蹟也愚按上兩聯逆入得勢一匹二句簡括如飛結聯見公本色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張彥遠名畫記王宰蜀中人多畫蜀山玲瓏吹空曉嗟巧峭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

真蹟壯哉崑崙方壺

一作文

圖

崑崙在西極方壺在海東拾遺記三壺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二曰蓬壺則蓬萊三曰瀛壺則瀛洲

庭波潛伏通江唐書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

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

巴陵縣西有洞

赤岸水與銀河通

舊引南充州記瓜步山東五里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我赤岸不必專

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澁山木盡亞洪濤風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一作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

剪取吳淞一作半江水吳淞禹貢

首六句出題品高則畫自高故先推畫品次落圖名得爭上流法中五句敘畫正文節上所謂壯哉下所謂遠勢也本寫水勢兼帶風勢筆墨生動末四咏歎以束前文焉得猶云何處得來非有待將來之辭言此非復筆墨之技真是覓得快剪剪來江水也詩至此亦化作煙波一片矣

丈人山

御覽玉置經云黃帝過歷五嶽封青城山為五嶽丈人一名赤城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乾元二年至青城作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智度論若入寺時當歌頌讚歎不唾僧地為愛丈人山丹梯

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氣高峰掃除白髮黃

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

因登覽而期樓託也起筆尚在題前先著不唾字神已注入仙都結作遊仙語而帶詼諧出之趣甚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自青城還成都草堂作

倚江柟樹草堂前一作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

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

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

童童一作青一作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竿籟不

猶言延佇虎倒龍顛委榛一作棘淚痕血點垂曾臆我有新詩何處

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大段前八敘事後八歎詞析之則每四句轉意起四言草堂託庇是追敘未拔前次四言危運忽來是拔去正面猶力爭壯其節也豈天意非其罪也又次四回思嘉蔭依然配首段兩切已寫兩推開寫未四淚痛摧埋失色配次段虎倒龍顛英雄失路淚痕血點人樹兼悲無顏色收應老棘歎柟耶自歎耶殷仲文有言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度江灑。江郊
 高者掛罨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
 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
 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
 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如臥踏裏裂。牀牀屋漏無乾處。
 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
 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
 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
 足。

依仇本截起五句完題。筆亦如飄風之來。疾捲了當。南邨五句述初破不可耐之
 狀。筆力恣橫。單句縮住。點然。俄頃八句述破後拉雜事。停風接雨。忽變一境。滿眼

黑溼筆筆寫生。自經喪亂。又帶入平時苦趣。令此夜徹曉加倍煩難。末五句翻出
 奇情。作矯尾厲角之勢。宋儒曰。包與為懷。吾則曰。狂豪本色。結仍一筆兜轉。又復
 飄忽如風。相樹篇峻整。茅屋篇奇真。彼從拔後追美
 其功而惜之。此從破後究極其苦而矯之。不可軒輊。

石笋行

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堆。以鎮海眼。動則洪
 濤大溢。杜田云。在成都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
 六尺。圍九尺五寸。南笋長
 一丈三尺。圍一丈二尺。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

一統志成都府秦置
蜀郡漢武帝置益州

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

相傳是海眼。苔蘚食

蝕

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

也。成都記石笋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亦有細孔。可以貫絲。

博雅瑟瑟碧珠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

墓。立石為表。今仍存。

華陽國志五丁力士能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為誌。今石笋是也。號曰笋里。

惜哉俗

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

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

張衡賦殊方跋涉。駿奔來臻。安

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石笋石犀。為蜀郡淫雨江泛而作也。考舊書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灌口損戶口。詩是其時作。八句截古來四句一詩之眼。謂石笋傳是海眼。宜能鎮壓水患矣。何乃本身苔蘚。翻為波濤所蝕。徒假瑟瑟小玩。以媚世眼。而雨多泛溢。水患如故。則海眼之說。恍惚難明矣。正與後幅筆筆呼應。恐是二句借華陽志語作一波折也。後八發揮主意。俗態譏相傳之人。蒙蔽以下仍指石笋。言俗人好淫。專喜此輩之巧為蒙蔽者。不知石笋專鎮海之名。特如獻媚小臣。政墮不知。厚恩空受。名直虛擅耳。恐俗人猶奔走而承奉之。不如投擲之為快也。○舊解都將本旨拋荒。純以輔國蔽主之說支離比附。已是喧奪奪主。至誤以惜哉四句。譏傳訛之人。則所云蒙蔽者。本是石笋也。忽又移之世人。而反以石笋比至尊。前後語意兩岐。令讀者轉益尋思。轉入雲霧。

石犀行

華陽國志李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全蜀志五石犀今一在府寺西南聖壽寺寺有龍淵以此鎮

之一在府城中衛金花橋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郡太守

刻石立作三

三字乃五字之訛下同

犀

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須

一作

東流蜀人矜誇一千

載泛溢不近張儀樓

華陽國志張儀築成都城屢頽不立忽有大龜旋今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得堅城西南樓名張儀樓

年灌口損戶口

元和志漢文翁穿前江灌漑故以灌口名山按今灌縣在成都北

此事或恐為神羞

終藉隄防出眾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

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

元氣常調和自免洪

一作濤恣凋瘵

叶祭○海賦天網浮瀄為凋為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

安得

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忙

統轉韻截石笋以無實擅名立論石犀以厭勝不正立論此章明點灌口損戶口。自古二句提破立論之旨。蜀人四句見厭勝之不驗。終藉四句見正道之勝邪。此八句雖貼石犀。卻是衡論事理。嗟爾以下纔是直斥石犀。而又歸到元氣調和。乃為探木之論。提天綱。即調元氣也。正道伸而邪氣自屏絕矣。此篇擲天外。更上一層。觀此詩調氣提綱等語。斷無從實指何人。以與朝局紐合。則前詩刺李之說。其非本旨益信。○石笋石犀。亦復何罪。持文章家假象立言耳。說者必將兩項搜剔根株。豈非謬語。○二詩舊本必欲與杜鵑行連編一例。尋濬輔國竊權。便滋曲說。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黃鶴多方攷核謂主人是成都尹李若幽崔光遠輩。愚按公在成都與李崔曾無往還之文。何得強派且此詩是總慨入蜀以來落莫之况。居草堂帝不及煖之蜀州之新津之青城。又嘗簡彭州高適唐興王潛凡所待命皆主人也。凡面談簡寄皆笑語也。奚沾沾膠柱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強笑語悲生涯。一篇之主。起四奇。追憶少時。若將索食於庭樹者。結四趣。偏值缺飯。偏羣然向索。

徐卿二子歌

公有詣徐卿覓果裁絕句。見六之下。或即其人。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

抱送

仇云。孔釋正述其夢。

並是天上麒麟兒。

陳書。徐陵母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誕陵焉。年數歲。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

麒麟也。

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

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

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

此下一有異時二字。

名位豈肯卑微

休。

體涉應酬。申涵光曰。此等題雖老杜亦不能佳。

戲作花卿歌

舊書肅宗紀。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奐於縣州。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縣州為黃龍

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遠率將花驚定。攻拔縣州。斬子璋。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縣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

史作 璋 曩 髀 血 模 糊 手 提 擲 還 崔 大 夫 李 侯 重 平 有 此 節 度 注 朱

真 領 東 川 以 亂 奔 人 道 我 卿 絕 代 一作 世 無 既 稱 絕 代 無 天 子 何 不

喚 取 守 東 都 舊 書 高 適 傳 花 驚 定 恃 勇 說 誅 子 璋 大 掠 東 蜀 天 子 怒 光 遠 不 能 戰 軍 乃 罷 止 之

前 韻 敘 述 後 韻 賞 嘆 本 皆 贊 詞 也 然 前 敘 平 亂 自 有 一 種 剽 悍 之 氣 躍 見 出 來 後 言 曩 髀 擲 還 重 有 節 度 功 已 烈 矣 而 氣 則 傲 睨 舉 亦 假 託 結 語 亦 於 言 外 見 非 重 用 之 器 即 贊 為 貶 使 筆 如 駭 雞 之 屏 通 體 虛 靡 辣 曩 髀 二 句 精 采 唐 詩 紀 事 有 瘡 瘡 之 說 理 或 然 也

大 麥 行 入 寶 應 元 年

大 麥 乾 枯 小 麥 黃 婦 女 行 泣 夫 走 藏 東 至 集 壁 西 梁 洋 舊 書

梁 州 都 督 梁 洋 集 壁 四 州 屬 山 南 西 道 宋 注 今 寶 寧 漢 中 二 府 地 鳳 州 明 年 又 攻 梁 州 進 寇 奉 天 又 代 宗 紀 寶 應 元 年 吐 蕃 陷 秦 成 等 州 宣 無 蜀 兵 三 千 人 部 一作 簿 領 辛 苦 江

山 長 宋 注 是 調 發 蜀 兵 策 應 山 南 者 安 得 如 鳥 有 羽 翅 託 身 白 雲 歸 故 鄉

大 麥 行 大 麥 謠 也 曾 言 乎 謠 也 代 為 遣 調 者 之 言 也 漢 桓 時 童 謠 曰 小 麥 青 青 大 麥 枯 誰 當 獲 者 婦 與 姑 丈 夫 何 在 西 擊 胡 今 借 蜀 兵 之 口 反 其 意 而 歌 之 謂 梁 州 之 民 被 寇 流 亡 諸 羌 因 糧 於 野 客 兵 難 與 爭 鋒 思 去 而 歸 耳 刺 寇 橫 傷 兵 疲 言 外 無 窮 愷 切 仇 氏 誤 認 託 身 歸 鄉 為 自 欲 避 之 了 無 意 味 且 公 在 蜀 中 與 梁 州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觀 打 魚 歌 蘇 州 詩

蘇 州 江 水 之 東 津 魴 魚 鰕 魚 色 勝 銀 陸 璣 疏 魴 魚 廣 而 薄 肌 肥 甜 而 少 肉 漁 人 漾

舟 沉 大 網 截 江 一 擁 數 百 鱗 衆 魚 常 才 盡 卻 棄 赤 鯉 騰 出

如 有 神 潛 龍 無 聲 老 蛟 怒 迴 一作 西 風 颯 颯 吹 沙 塵 饕 子 左 右

揮 霜 刀 西 征 賦 饕 人 饒 切 鑿 刀 若 飛 鱸 飛 金 盤 白 雪 高 徐 州 禿 尾 不 足 憶 一作 惜

錢 箋 詩 義 疏 鱸 似 魴 而 大 頭 里 語 曰 買 魚 得 鱸 不 如 啖 如 徐 州 謂 之 鱸 禿 尾 殆 指 此 也 漢 陰 槎 頭 遠 遁 逃 襄 陽 耆 舊 傳 漢 水 中 出 鱸 魚 常 禁 人 採 捕 以 槎 斷 水 因 謂 之 槎 頭 縮 項 鱸 魴 魚 肥 美 知 第 一 洛 陽 伽 藍 記 洛 鯉 伊 鮓 貴 于 牛 羊 既 飽 歡 娛 亦

古 詩 卷 二 之 二 七 古 十

蘇 州 詩

蘇 州 詩

蘇 州 詩

蘇 州 詩

蘇 州 詩

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鬢咫尺波濤永相失

此詩從來誤會以鬢為鱸且須霜刀割鬢幾令人不可解更使篇末數語索然今詳玩詩意乃知作鱸者謂赤鯉鮓其陪襯也。前八句敘打魚事鱸鮓數百皆衆魚常材耳赤鯉騰出特筆以表之乃是主句鯉陶隱居所謂魚之能神變者鯉為人得蛟龍惡之故怒而鼓風二句為赤鯉分外增勢後八句誌啖鱸事鱸鯉堆盤使人神旺則凡秃尾槎頭之類鮓者俱退舍矣末再繳醒之言鮓魚固其美者然當厭飫之餘無復朵頤焉况忍多戕物命乎不見赤鯉就烹朝來之苦若是乎此必因主人盛誇鮓美而解之主人見下章黃生曰必蘇州社使君。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一作魚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
撐突波濤挺又入小魚脫漏不可記一作紀半死半生猶戢戢
大魚傷損皆垂頭屈通強泥沙一云沙頭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
來主人罷鱸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

爾雅注鱸大魚似鱠而鼻短口在頤下甲無鱗肉黃江東呼為黃魚鮓鮓鮓似鱸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炮大者為王鮓小者為鮓魚肉白干戈兵革

鬪未止一云鬪格鳳凰麒麟安在哉宋注家語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吾

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上八句亦敘打魚下八句發慨前篇注意專在赤鯉此篇則在盡族而取恰好合着又觀上半寫生極興會然已見竭澤之弊已再選傾為暴殄引脈罷鱸非不設鱸也正見筵宴相尋無已以下見停盃而歎神理干戈鬪而麟鳳潛只以指點蛟鮓匿迹之象解者細入吐蕃史孽孽離其宗矣縱樂暴殄一篇致戒之主。公詩多寓慨時事此獨不然義各有當也

越王樓歌蘇州圖經州城外西北有臺百尺上有樓下

絲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顯慶高孤城西北起高

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長江浩江也由西北而山

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蹟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朱注越王於則天時起兵興復不克死蓋賢王也。據此公殆以斯樓為峴山碑歟。

海棕行

宋初益部方物贊海棕不皮而幹葉莖於秋至秋乃實似棟子理緻幹堅風雨不能撼劉恂嶺表錄廣中有波斯素木無旁枝直徑三四丈至顛四向生十餘枝葉如櫟欄彼土人呼為海櫟三五年一著子

左縣公館清江濱

蜀都賦於東則左縣巴東按左縣對蜀都而言舊注謂縣居涪水左誤

海棕一株高入

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眾木亂紛紛

海棕焉知身出羣移栽北辰一作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驚然自負

姜楚公畫角鷹歌

名畫記姜皎上邳人善畫鷹鳥玄宗即位累官太常卿封楚國公諱雅鷹鵠頂有角毛微起通謂之

角鷹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一作慙擊臂一作壁

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繇陸海曰畫鷹在錄參聽卻嗟真

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公畫鷹詩率以飛颺搏擊寄興此獨以不飛為慨蓋亦失職者之言也。三四呼下語不是無心謂亦嘗盡心作勢者。

光祿坂行

入梓州詩形曰坂在梓州銅山縣按梓州今為潼川州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一作樓時

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

得更似開元中玄宗記開元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刃道路即今多擁隔

苦戰行

鶴注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陷遂州馬將軍會兵攻之為所敗死於遂州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後漢馬援傳拜伏波將軍干戈未定失

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一作南行討狂賊。鶴云遂在臨江

把臂難再得。子璋反時公在成都馬亦當是成都軍官故有送別之事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

雲淚橫臆。

悲死事也。首句單點自云句追述。即向者臨江把臂時語也。于戈未定開說非專指子璋惜其死狂賊不得遠建功業也。通從把別一見上生情。

去秋行 黃鮑俱指上年討段事

去秋涪扶鳩切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

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鮑江子璋反遂州刺史嗣虢王巨被殺按遂州今遂寧縣

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曉叛兒也。昔也臂槍。今也白骨。曾不旋踵。人稀魂哭。何為者哉。漢節在。雖死猶生也。巴人野營。都指叛者部曲。蓋舉此以警他叛也。舊解非。朱氏據史子璋以五月誅與詩木落時下合。仇氏謂事與地皆合。惟時月不符。其誤在史。今再以花柳歌證之花柳詩。子璋在崔光遠尹成都時。則史實非誣。而詩之所指。意于璋誅後

部曲尚有沽亂者至秋始定耶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鶴云攷新舊史會要諸書無檢察使愚按此必非常設之官時

西川有備蕃軍務特命檢察即謂之檢察使耳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

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舊作寒露之玉壺。西京賦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

與儲音注皆館名蔗漿歸厨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疎

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一作甲兵未息人未蘇。天子亦

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樊作才能俱運糧

繩橋壯士喜。元和志繩橋在茂州汶川縣西北架大江水篋索四條以葛藤緯絡布板其上從風搖動而牢固有餘斬木火井

窮猿呼。蜀都賦注火井先以家火投之須臾焰出以竹筒盛其光而無炭還煮井水斛得四五斗鹽獨印州有之在蜀西境八州刺史

思一戰

舊書西川節度統松維恭蓬雅黎姚悉八州兵馬公兩川說八州歸心於其世襲刺史

三城守邊卻可圖

高適

論西山三城列成疏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踈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境按其地今為威保松潘等處即唐史廣德初吐蕃所陷之松維保三州也州陷即在明年三城成當在其處察注以保為姚姚在瀘水之南與蕃無涉至宋注以彭州羊灌田朋笮等三守捉城當之彭去成都僅百里蕃馬之所不及當時未於此專設重戍與高適所論尤為風馬也若所云守捉城則西川諸州在處有之如翼州守捉三維州守捉九姚州守捉二其餘鎮城各州更多寡不均朱氏於唐書劍南道首見彭州之三守捉即以為證不曾檢及以後諸州未免脫卯矣

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

樊本此下有開濟人所仰飛騰正時須二句

省郎京

尹必俯拾

京尹即謂成都尹成都時號南京祝其增秩來鎮也舊解京尹含糊便與下文不粘

江花未落還成都

江花未落還成都

一無此復句

宵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

酤

二句一作攜酒宵訪浣花老為君若衫將影類滿眼酤猶言儘量酤也

與奴白飯馬青芻

無此句

寶奉命檢察劍南軍務事竣還朝公贈以此詩當是嚴武召還後作若嚴在公必不以鎮蜀祝寶也公時在梓州寶北歸而相值耳舊編失之首段從侍御領起

侍御諫職也即借官職空中作意美其能釋君憂而中段之克供使事已隱動矣中段詳敘使蜀檢察之事就勢落出還朝以清題眼末段寫到入奏以後祝其來鎮兩川而已亦得與之周旋也○驥子鳳雛起法得體實多父方官於朝也為後

綵服伏脈骨鯁切侍御為本段主句冰置玉壺蔗歸金盃杜臆所謂清心冷面人方能直言時事足以制強寇而釋主憂也疎通合典總括苞官豪貴耽儒暗伏交誼二句隱然分提下兩段矣兵革二句提筆後爽是時松維保三州雖未陷而地逼吐蕃不時騷擾故於三城設戍實之奉使檢察正為此也輸餉度材激守臣警邊備皆其實事此行入奏點題聖旨恩殊起下繡衣至末八句除復筆祇七句卻說七件事自承恩而鎮蜀而訪舊筆如快馬輕刀繡衣了侍御綵服應篇首江花未落期以來春莅蜀就訪浣花實來則可以還歸草堂相訪莫不復在梓也為君酤詩已竟兼及奴馬拖尾趣甚

相從

疑當作逢

行贈嚴二別駕

一云嚴別駕相逢歌○魯嘗諸本題下注云時方經崔旰之亂鶴曰崔亂在永泰元年公已次雲安此是徐知道之亂耳

我行入東川

元和志梓州今為東川節度治所

十步一迴首成都亂罷氣蕭索

一作颯○通鑑寶應元年七月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為其將李知厚所殺劍南悉平

浣花草堂亦何有梓中豪

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

舊注別駕古稱從事嚴二梓州人即為本州別駕也

把臂開樽

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騾

舊作栗宋注青騾粟即與奴白飯馬青

意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

後漢書陳重與雷義為友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父

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體一作交態同悠悠垂

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初識面而能罄歡故即席為贈公詩所謂久客惜人情者此也起四反勢中段上六下八述相待之厚或順敘或倒找不分兩層總見傾倒之至後四感歎作結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有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詩見三之三。通泉梓屬邑。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

後漢書陳寔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

邑中

上客有柱史

指侍御

多暇日陪驄馬游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

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

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

如有求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

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

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一作露人衣

姚為主王為賓公為陪客起四句總領大意次八句先敘東山頂宴次敘攜酒泛江蟬聯而下三更四句借風勢蹴起一波末四句趁風勢就作收局

漁陽史學所據為根本與范陽相連屬今直隸密雲等處

漁陽突騎猶精銳

後漢書吳漢說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

赫赫雍王都節制唐書寶應元年

九月魯王适改封雍王十月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統河北朔方及諸道行營同紇等兵十餘萬進討史朝義會軍陝州即德宗也

時注時河北將薛嵩張忠志各以州來降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書祿山反時

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時兵聚糧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者舊今日何

須十萬兵

朱注公聞雍王授鉞作此以諷河北也愚按首句放單次句立一詩之柱只一句已足壓倒羣寇以下都頂首句說三四假歸順者以動之五六又援往轍以曉之七八只作詰詞冷甚

讀此如楚歌吹散矣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廣德元年自通泉還梓州作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騾裏

佳人屢出董嬌嬌玉臺新詠宋子侯有董嬌嬌詩東流

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

膚如素一作雪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

看花滿面尊前還有錦纏頭

鶴云去年冬在通泉時郝出二姬以侑樽今在梓州作此戲之愚按情因出伎而動郝實牽引之也情既引矣而又難必其再攜故曰惱通泉梓屬邑不應有使君郝豈通泉人嘗為州使者耶

短歌行送初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唐書合州涪陵郡屬劍南東道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一作勸後生相動何寂寥

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施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

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相動謂才足以動人所以人事經年猶記其面初先行約以隨後即到合在梓東亦下峽之志也

嚴氏溪放歌行

一無行字華陽國志閬中有三狐五馬蒲趙任黃嚴為大姓○依朱本編閬州

天下甲一作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劔南歲月不可度。

閩屬山南此曰劔南者統指蜀中也。邊頭公卿仍獨一作何其驕。費心姑息是一役。晦肥肉

大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况我飄

轉無定所。終日憾憾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

長夜語。子謂嚴氏主人。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

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嚴氏主人隱者也。喜其相待意厚。作歌以贈。言劔外官人莫可相依。漁樵志士。差堪作伴。蓋有激而云然。

發閩中

冬末自閩還梓

前有毒蛇後猛虎。時吐蕃肆虐北陷長安而蜀邊亦將失。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

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急。一作遠。時家寄梓州。秋

花錦石誰能一作復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上四歸途所值。下言所以歸之故。歸梓在冬。此云秋花者。來時曾見歸路已無。途次往來每多斯感。公是時則意急而不暇數其枯落者幾處也。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叶日暮東臨大江哭。江指嘉陵涪江之屬。隴右河源

不種田。通鑑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長安。自鳳翔以西別州以北盡為蠻食。胡騎羗兵入巴蜀。是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維

保三州。宋注。晉書吐蕃西羗屬黨項西羗別種。此羗兵通與吐谷渾未嘗入蜀。洪濤

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鴉後鴻一作黃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

骨肉無消息。叶蘇六切

亦是秦蜀著警時作舊與辭嚴慕詩同編不類。

冬狩行

原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

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

穹。幕前生致九青兒。楚辭注郭璞曰。角青色重千斤。駝嶺危垂玄。熊東南

北。百里間。鬚鬣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左傳童謠曰。鸚鵡鸚鵡。往歌來哭。禽之鸚鵡。別

舌而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為見羈虞羅

中。春蒐冬狩侯得同。韻複。趙注蒐狩本天子事而諸侯得行之。使君五馬一馬驄。采

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

肅。為我迴轡擒西戎。謂吐蕃。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

宮。十月吐蕃猝至長安帝幸陝州。朝廷雖無幽王禍。史記申侯與犬戎攻殺幽王於驪山下。得不哀痛塵

再蒙前明皇幸蜀。今代宗幸陝。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夏客云。因校獵之盛。思外清西戎。內匡王室。愚按。諷章之旨。最為深切。起四句。明提出獵。暗擊勤王。次十句。詳校獵之事。是題面。先兩句。挈再兩層。寫見得遊畋之樂。恣意縱殺。對面便是置國禍於度外。與篇末激射。即所謂草中狐兔盡何益也。中四句。上下關鈕。以蒐狩了上。以將權起下。後九句。借軍容以諷勤王。是本旨。老翁歌。見插入自己生動。甚整肅。應前步驟。號令。草中句。撇開前幅。不在咸陽。點醒主腦。結用複筆。大聲疾呼。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蜀都賦。靈壽桃枝。竹屬。可以為杖。一統志。潼川州土產有桃竹。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

妃水仙惜不得。叶蘇梓潼使君開一束。鶴注。梓潼。潼州。梓潼。郡東。倚梓林。西枕潼水。滿堂賓

客皆歎息。六切。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

欲東南征。乘濤鼓柁白帝城。下峽之處。路幽必為鬼神奪。拔劍或

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

水踴躍學變化為龍

神仙傳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長房騎杖忽然到家以杖投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使我

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

博物志君山洞庭湖山也帝之二女居之曰相夫人

噫風塵瀕洞兮豺虎蛟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前幅兩韻一原杖一感贈皆屬叙事後段借告杖以告章人知後段之奇而不知其根已伏於江妃水仙之句其緒再引於鬼神奪而蛟龍爭之句吳論云重告猶楚辭亂曰之類思按爾生正直應江妃水仙以上等語見水滅跡應鬼神蛟龍以

上等語合前後觀之可知文欲出奇先着呆語不得而出奇之處又離宗不得其

云風塵豺虎又映蓄室時事而曰白帝君山則出峽之素志也隨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詩同遊山寺詩云窮子失淨流高人憂禍胎章似有不臣心迹此云

慎勿學變化為龍誠意正同

適吳山寺兩詩於見一之三

憶昔二首

舊編嚴武幕中非當屬吐蕃陷京後代宗復國時作蓋在廣德二年之春時復在閣

憶昔先皇巡朔方

肅宗靈武之立

千乘萬騎入咸陽

肅宗遷居陰山驕子汗

血馬

通典陰山唐安北都護府也按此謂借兵回紇

長驅東胡胡走藏

回紇助討安慶緒收復兩京

鄴城反

覆不足恠

九節度圍安慶緒於鄴師潰東京尋復陷

關中小兒壞紀綱

謂李輔國舊書宦官傳輔國開廐馬家小兒粗

知書計為僕事高力士

張后不樂上為忙

謂良娣舊書張后寵遇專房與輔國持權禁中帝無如之何

至今今上

猶撥亂勞身焦思補四方

代宗初僕固懷恩破史朝義克東京河北諸將皆降

我昔近侍叨

奉引

肅宗之初公為拾遺唐制拾遺掌供奉

出兵整肅不可當

留猛士守未央

代宗初程元振用事關中百姓專給禁軍朝廷之上邊警莫聞

致使岐雍防西羗犬

戎直來坐御床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長安唐書吐蕃本西羗屬拜必手据地為犬號南史侯景傳齊文宣夢獼猴坐御床

百官

跣足隨天王

帝出奔陝願見北地傅介子

老

儒不用尚書郎

宋蘭行欲與本蘭嘗不用尚書郎舊江指嚴武表為工部郎誤

首章歷敘肅宗臨御以及代宗之蒙塵其中關目在肅宗則以輔國張后之蔽致師潰鄴城遺憂繼世在代宗則不能借鑒前車信任程元振秦禁旅而忽邊防致宗社再傾身羈取辱先皇其炯鑒今日其覆轍也陳戒之旨切矣結仍作

望詞老儒自謂不用尚書郎只是使成語言倘得殄寇再興雖窮老亦足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

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

紈魯縞車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柳芳唐曆開元季年天下雄富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緡亦如之東

由汴宋西歷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及宮中聖人奏雲門。周禮天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下

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

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安史所殘宗廟新

除狐兔穴。唐書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

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一作憶蒙祿秩。公別馬巴州詩自注云時甫除京兆功曹知是代宗初復

國周宣中興望。我皇洒淚一作血江漢身衰疾。嘉陵江兼有江漢之名在閬州無疑若嚴幕則

在成都有江無漢也

前章戒詞此章祝詞述開元之民風國勢津津不容於口全為後幅想望中興樣子也。前說開元豈謂四句直說目下中間隔一大段時光故用傷心二句搭連之意以其間亂離之事不忍再提但遠追盛事以冀今之克還其舊耳。二詩編入嚴武幕中殊為不類蓋為尚書郎二字所誤也。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唐書閬州中縣有靈山鎮閬州城北玉臺碧。

鎮地紀勝玉臺山在閬州城北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一作崩崩石。那知根

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

著一作看青壁。

二歌誌閬中之勝亦聊為不歸者解嘲耳。起聯提明山字。松雲江石美其景物。那知已覺壯其形勢。結語歎其仙境可隱非思欲結茅也。松雲寫得縹緲。江石寫得玲瓏。那知其無正見其有。舉嵩華相形恰與中原未歸合緣。

閬水歌

讀士心解

卷二之二 七古

二十

寧手齋

嘉陵江色一作水何所似寰宇記嘉陵水一名西漢水地圖源出秦州嘉陵谷因名經閬中即閬水又曰渝水石黛碧

玉相因依六書故黛青黑也用為畫名重畫爾雅注碧亦玉類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

沙際歸巴童蕩漿敬側過水雞一作鳥銜魚來去飛宋注閬蜀士云水雞狀如雄雞樓鑰曰嘉陵

短尾好宿水田中今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樓鑰曰嘉陵江至閬州西

北折而南而東而北城三面皆水故曰閬中城南正當佳

處對面即錦屏山馮忠恕記云有五城十二樓之勝槩

首句問次句答石黛碧玉寫水正筆已竟日出春歸從生色處寫巴童水雞又

從點綴處寫都是烘染法結有贊不容口之致。苦愛閬中二句似舊歌謠。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下五字諸本作小注。名畫記曹霸曹髦之後髦畫稱於魏代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英雄割據雖

已矣。文彩風流今一作猶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張懷瓘書斷衛夫人名鑠字茂

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長安土南內興慶宮內有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唐書

貞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舊書武德中制有爵弁遠遊進

賢武弁解象請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舊書凌煙功臣二十四人開府儀同

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第七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懷國忠壯公段志玄第十

御馬玉花驄先帝謂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

負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須

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

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

賣土心屏

倚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鍾公右軍少嘗師之但恨無過王右軍書斷篆籀八分隸書草草

體惟王右軍兼工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

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長安土南內興慶宮內有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唐書

貞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舊書武德中制有爵弁遠遊進

賢武弁解象請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舊書凌煙功臣二十四人開府儀同

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第七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懷國忠壯公段志玄第十

御馬玉花驄先帝謂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

負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須

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

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

幹早入室

名畫記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後獨自擅之亦

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凋喪將軍

畫善一作妙蓋有神偶一作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飄泊干戈際屢

貌尋常行路人疑當時曹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

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讀此詩莫忘卻贈曹將軍霸五字猶入秦行之贈實侍御桃竹杖引之贈章留後也通篇感慨淋漓都從此五字出自來注家只解作題畫不知詩意卻是感遇也但其盛其衰總從畫上見故曰丹青引起四句兩層抑揚總為下文四段作地於今為庶照到末段漂泊途窮文采尚存照起中三段奉詔作畫而學書二句乃陪筆丹青二句乃點筆也中三段是追昔之盛末一段是歎今之衰析言之則開元八句敘奉詔重畫功臣四總提四分寫抽寫也先帝八句敘奉詔畫玉花驄二觀筆二生馬二畫態二畫妙也玉花八句再就畫馬申讚榻上是貌得者庭前是牽來者寫生出色又以韓幹作觀非貶韓乃尊題法也而三段中人略馬詳章法相間以上總言其盛應篇首文采風流句末段畫善句總筆束前佳士句補筆引下須知將軍畫不止前二項故以寫佳士補之其前只鋪排奉詔所作者正與此

處屢貌尋常相照耀見今昔異時喧寂頓判則贈曹感過本旨也結聯又推開作解譬語而寄慨轉深此段極言其衰與篇首於今為庶應其命意作法蓋如此至於摹寫丹青之絕特前人論之詳矣此白傅琵琶行等詩所自出附畫馬讚

畫馬讚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驂騮老矣駭重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感蘭筋逸態蕭疎高驥縱恣四蹄雷電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駁骨實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一有歌字鶴注韋諷為閬州錄事諷之居在成都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名畫記江都王太宗皇帝猶子也善書畫鞍馬擅名將

軍得名三一作四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明皇雜錄

上所乘馬以有五花駮照夜白畫鑑兩朝人馬圖龍池十日飛霹靂長安志龍池在內南薰

紅衣美矣官牽玉面驂綠衣闈官牽照夜白內府殷紅馬腦盤一作盤婕

好傳詔才人。索叶所。盟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一作

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金

錄太宗六馬其一曰拳毛騮。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儀額高九寸。毛拳如麟。天中記載杜詩師子花師九花虬。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

皆戰騎一作。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迴

若寒空動煙一作。雪霜踣躑踏長楸間。曹植詩走馬長楸間。馬官廝養森

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潑穩借問苦心愛者

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世說支道林嘗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耳。憶昔巡幸新

豐宮。唐書京兆府昭應縣本新豐有宮在驪山下。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

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水經注玉果璿璣燭銀金膏皆河圖所載河伯所獻穆王視圖。

乃導以西邁矣。舊注穆王自此歸而上昇。以比玄宗之升遐也。無復射蛟江水中。漢武紀自滬陽浮江親射蛟江中。君不

見金粟堆前松柏裏。舊書明皇嘗至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舊升遐遵先旨葬焉。龍

媒去盡鳥呼風。漢書天馬來龍之媒。

中間九馬是主。前後總是陪。此篇馬詩又出一奇。奇不在九馬正筆。奇在前後照夜白新豐宮兩段烘託出色。前以盛事烘託用意近而濃。即將軍他畫也。後以衰氣烘託用意遠而悲。乃先朝舊馬也。起四句提曾親八句言皇情好畫貴臣爭效此。以將軍所畫他馬作襯。以一匹襯九匹。是少襯多。貴戚屏障借徑起下。昔日十四句乃本題九馬圖正文。另敘兩匹補寫七匹。然來九匹極錯綜中。卻極整飭。帶韋諷不漏末八句言昔畫猶存。而舊御無馬。此以先朝已往之具馬作襯。以三萬匹襯九匹是多襯少。張潛曰杜詩詠物必及時事。故能淋漓頓挫。愚按身歷興衰感時撫事。惟其胸中有淚。是以言中有物。

莫相疑行。舊編永泰元年。辭嚴武幕職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憐。憶獻三賦蓬萊

宮。天寶十載公年四十七進三大禮賦命待制集賢院。自怪一日聲烜一作輝。赫集賢學士如

賣土心一作。廿七古

寧手齋

寧手齋

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武德以來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

乃遷政事堂於中書自

往時文彩動人主

此一作日饑寒趨路旁晚將未契

託一作未

年少當面輸

一作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

爭好惡

但如莫相疑

公在幕時呈殿公詩云平地專欵側分曹失異同則知辭幕之故半以同列見嫉此詩追昔撫今不勝悲慨於篇尾流露其意。不爭好惡猶言不與汝鬪高低也。盧注讀去聲作此黃好惡無常解語氣不順。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

叶渴飲寒泉逢舐觸赤霄玄圃須往來

翠尾金花不辭辱

塊雅博物志孔雀尾多變色如雲霞無定人採其尾有金翠江中淘河嚇飛鷺

爾雅鷺鷥鷺注今之鷺鷥也。好入水食魚俗呼為淘河。莊子鷺得腐鼠鷺雖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銜泥卻落羞華屋。皇孫

猶曾蓮勺困

漢宣帝紀帝初為皇曾孫衛莊見貶傷其足

齊靈公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蔡蔡猶能衛其足注蔡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老翁慎莫恠少年葛亮貴和

書有篇

諸葛亮傳亮集目錄凡二十四篇貴和第十一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

賢

此與莫相疑同旨連設四喻兩以物兩以古結語付之不復記憶絕高。孔雀謔飛燕略參差有致燕被嚇而泥落不得上巢故曰羞華屋。二詩中多名語微欠藉。

狂歌行贈四兄

夏容云公諸弟見於詩者不一此兄又其諸從也。集外詩。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是弟兄將富貴等浮雲

弟竊功名好權勢

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韜馬聽晨雞

說文韜車鞞也

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

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帝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

今年思我來嘉州唐書嘉州屬劍南道按今為嘉定州嘉州酒重一作香

花繞一作滿樓樓頭吃酒樓下臥長歌短詠一作迭相酬一作遠四

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擊帶不掛身通典漢末王公

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名士以解巾為雅說文擊大帶也

此係去成都以後詩公留嘉非久而四兄乃適來看者必其赴成都相候值公已行而追及之也首四句先領出彼此性格次八句追敘在長安時彼此行徑用分寫又次八句正敘此日嘉州彼此情景用合寫末四句彼此詠歎作結曰我曹我曹厭苦之甚曰吾兄吾兄健羨之甚一忙一閒一苦一樂勞人對之不覺內愧

有少陵筆力方許使常談

青絲在雲安秋盡作

青絲白馬誰家子以侯景比僕固懷恩之反麤豪且逐風塵起唐書廣德二年懷恩與回紇吐蕃進

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壘粉期未

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仇云上初遣裴遵慶詣懷恩諷令入朝又下詔稱其功勞許以但當開闕

更勿有疑

引水晉注夔俗無井以竹引山泉而飲蟠屈山腹間有至數百丈者此後入夔州詩

月峽瞿唐雲作頂明月峽在渝州瞿唐為夔州出峽之門雲作頂言多高山亂石崢嶸俗無井雲

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舊唐書奉節縣屬夔州木漢巴郡魚復縣白帝城

西萬竹蟠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

賣土心屏

卷二之二 七古 十五

寧手齋

水何直百憂寬

首句月峽瞿唐連用乃泛舉渝忠夔數州之地而言結云何直何當也人當窮困已極則曰略得少資如邀大惠詩正此意亦解嘲語也仇謂一水未足解憂反其矣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
生抱恨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一作應門當戶女
出八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
一作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陸游入蜀記峽中負物賣率多婦人未嫁者為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
筋力登危集市門效生射利兼鹽井公雲安詩負鹽出井此溪女面粉
首飾雜啼痕地編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北

一作有昭君村

峽東

起四句傷老女之失時在題前次四句指出峽中土風是點題此即統說不專指未嫁者至老四句復承無夫者言就述射利之苦鹽非帶說後四句仇氏所謂形容其困悴而為憫惜之詞也不必分段下篇做此峽女多勞苦就中且有老而未嫁者故篇中述風土處則統言而前後則謂無夫者亦不免蓋傷之也若認十有八九皆無夫之女則礙理矣

最能行

劉須溪云最能水手之稱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

窮取給行艤音子杜田補遺小舟名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

商旅敬帆側掩入波濤撇漩捎瀆無險阻左規曰蜀諺云瀆起如屋瀆下如井王周峽船

目詩序峽水湍激石忽發者謂之瀆淹洑而流者謂之瀆朝發白帝暮江陵水經注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雖乘奔御風不以

疾也。荆州記其頃來目擊信有微。瞿唐漫天虎鬚怒。一統志瞿唐峽兩崖對峙，灩澦堆當其口，水經注江水又逕歸州長年與行最能。宋景文筆記蜀人謂此鄉間千二百餘里。

之人器一作氣量窄。水經注袁山松曰歸鄉地險流絕故其性亦隘。悞競南風踈北客。若道士

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經注秭歸故歸鄉縣北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今曰樂平里宅之東有女

廟復起四句先提出峽中風氣公門謂文章學殖之門富豪句是陪筆小兒四句中言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淨。隴

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朱注崆峒有三此指在平涼者五原今榆林地。北庭數

有關中使。通鑑北庭節度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按關中使我使通好於彼也。二句兼言吐谷渾黨項等。似聞贊普更求

親。吐蕃號其君長曰贊普。舅甥和好應難棄。唐初有文成金城

孔明廟前一作皆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一作蒼皮溜雨四

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一作日出寒通雪山白。雪山在成都西。憶昨路繞錦

亭一作城東。即成都錦江真。先主武侯同閔宮。成都記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廟前有雙大栢人云諸葛手植。崔嵬

枝幹郊原古窈窕。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

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天廈如傾

古柏行。夔州十絕句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即指此。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朱注唐書永泰元年十月郭子儀與回紇約擊退吐蕃。時僕固名臣及黨項帥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

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記如松柏之有心也香葉終經宿鸞鳳謝承後漢書方儲種

松柏鸞棲其上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首段用直把法是變柏正文四實括四詠歎君臣二句已逗着末段寒通雪山恰好引出成都中段追昔撫今以彼形此文勢搖擺當依朱注四成都四本地看朱言成都廟柏在郊原平地故可久存若此之盤踞高山而烈風莫撼者誠得於神明造化之功耳愚按須如此說下文纔好接連末段因詠古柏顯出自負氣概暗與君臣際會反對不露文章寫得身分高未辭剪伐寫得意思曲言本不炫俗而英采自露然非絕俗而扶進自難容螻蟻媒孽何傷猶鸞鳳德輝交映俱為志士幽人寫照結語一吐本旨而材大兩字仍與古柏雙關

卷二之二

韋正申辰十四
為明浦氏邦定

卷二之三

七古

秋風二首

寄韓諫議注

可歎

君不見簡蘇

後

李潮八分小篆歌

縛雞行

折檻行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王兵馬使二角

鷹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別李秘書始興寺

所居 寄狄明府博濟

大覺高僧蘭若

久雨

期王將軍不至

虎牙行

錦樹行

自平

寄裴施州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寄

柏學士林居

夜歸

晚晴

復陰

前苦寒

行二首

後苦寒行二首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憶昔行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醉歌行贈公安顏十少府請顧八題壁

呀鵲行

發劉郎浦

夜聞簾篔

歲晏行

惜別行送

劉僕射判官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

蘇渙侍御

蠶穀行

白鳧行

朱鳳行

追

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附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

清明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計四十四首

卷二之三

七古

起代宗大曆元年訖五年

蔡年譜大曆元年公在夔寓西閣二年春遷亦甲尋遷襄西秋往來東屯漢西之間

三年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公安冬晚之岳州四年正月自岳之潭未幾入衡山夏復回潭五年夏復自潭避亂入衡欲如郴州至耒陽不果秋回泊湖湘竟以寓卒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

干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

吳檣

楚旆牽百丈暖向成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

羗連白蠻中已不得一作曾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傷蜀亂也修水關一頓是現在事吳檣楚旆當是饋運遣戍之舟暖時過水關而西寒猶未還亂未已也要路拒扼羗蠻之處中巴在蜀之東夔之西結言長雲之間鼓聲遠遞自蜀蠻一帶多磬也舊以雲間二字連讀非通觀去蜀至夔各體詩時忠渝之間必多山賊煽亂羗蠻亦乘勢而擾不單指崔旰之徒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一作晴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蚤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動鄉思也。石急路梗狀景波峭。即蒙上章差巒擾亂來此中不可久留所以思歸也。結語又令讀者眼光一閃。蓋歸鄉倚樹意欣然矣。又恐故園殘毀。此志仍灰。讀至此忽覺煙波淼漫。邵長蘅云作律詩讀格轉高老。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師注岳州巴陵郡曰岳陽有君山洞庭相江之勝按此係諫議隱居處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羣帝集北斗。靈樞注玉京者無為之天也。志北斗人君之象號令之主。或騎麒麟舊作麒麟駢鳳凰。集仙錄羣仙畢集位高者乘鸞次乘麒麟次乘龍芙蓉旌旗煙霧落。

一作樂影動倒景搖蕭湘。大人賦注陵陽子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似聞昨者赤松子。張良傳願棄人間事從赤

遊耳恣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

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風。一作香爾雅注楓有脂而香。鶴林

所飄風與香等。按仲長統云。嗚呼清和求至人之彷彿。可作餐風香之解。周南留滯古所一作惜南極老人應

壽昌。晉志老人一星。一曰南極。見則治平。主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錢箋引仲程孟陽之指謂安劉帷幄等語非李泌莫當其言。殊不孟浪。潘耒黃生駁之。云題中不一見鄭侯姓氏。一攻箋中欲諫議其必於玉堂之說。以為韓在岳陽。安得以此望之。其言亦善。求問今按韓注史傳所遺非有名德奇動在人耳目。以此詩當之不無溢美。記有之詩之失誣亦風人之常也。就題言題。即指諫議為直截。宋注云。諫議必肅宗收京時嘗與參謀後屏居衡相。修神仙羽化之道。公思之而作。首六句仇云。致懷思韓君之意。按次六句。喻言貴盛朝而高人遠引也。羣帝猶言羣仙。集斗騎鳳謂得時而馭之。芙蓉旌旗謂屏居岳陽之客。星君醉承集斗羽人稀承影。此段將朝貴韓君兩兩虛形情文絕妙。而解者失之。

又次六句明諫議去職歸山之蹟言此學仙者本嘗立功帝室者也當時雖參密
謀意不以貴近為樂決意舍去彼豈謂國家成敗無虞而飄然自遠乎但厭腥腐
而樂清虛耳末四句乃惜其終隱而望
其再出也。源出楚騷氣味大類謫仙。

可歎

天上浮雲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共一時

人生萬事無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趙注東北人方言不喜

河東女兒身姓柳。河東柳氏郡名丈夫正色動引經。鄧城客子

王季友。唐書豐城縣屬洪州豫章郡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

窮老瘦家賣屨。或作履。後漢劉勤家貧作屨供食嘗作一屨已斷置不賣妻

好事就之為攜酒。揚雄傳好事者載酒餽從游學豫章太守

高帝孫。李勉也世系表鄭王元懿生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舊書勉從洪都刺史江西觀察使引為賓客敬頗久。聞

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

反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瑕紫氣鬱鬱猶衝

斗。借劍氣擬珠光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

者領山南。舊書寶應初勉為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觀察使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

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用為羲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

厚。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疑。作疑者非承曠前後。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

死為星辰終不滅。莊子傳說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

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迴首。帝王世記黃帝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

詳詩意為鄴城王季友食貧苦志嘗見棄於妻俗人或醜之者故作此以破眾
惑題曰可歎非以夫婦乖違而歎亦非以懷才不用而歎乃歎其見毀眾口耳其
意本為王而發而王為豫章守李勉之部民人多醜之太守獨引而親之此其有
特達之識者故後生美王生兼美太守以謂二人之才皆可為良相其言不無過

當然公之識鑒。度越流俗矣。此與起。忽無不有。三字已暗逗作詩大意。見人生異變不足醜也。近者四句。點見。棄於妻事。羣書四句。表其經明行修。窮而得友。為王生申獨斷也。豫章八句。表太守之特識。又為王生解眾惑也。三年閉口。豈操可知。就在幕言。太守既得之。耳聞目見。更不以妻棄之嫌。而疑其有遺行矣。無如人生不幸。反覆至此。看者久已醜之。此句為作詩之由。然明珠豈盡無瑕。英氣自不可掩。無害其為重寶也。此二句為作詩本旨。局至此已竟。以下王李合贊。乃一派虛機。直說到可當大任。皇古輔相。且引為徒。此餘波之最淋漓者。此段一氣讀。勿斷。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異苑句章門外青桐。上有歌謠之聲。吳平惡而砍之。其後樹自立。又聞歌聲曰。死樹令更生。平以為琴瑟事始定。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浚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颺颺兼狂風。

蘇君公故人子也。此是勸年少人語。結暗用抱冤意。

李潮八分小篆歌

周越書苑。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金石錄。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也。

蒼頡鳥跡既茫昧。

衛恒書。黃帝之史。沮誦。蒼頡既後。鳥跡始作。書勢。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一作已訛。

倉石鼓又一作已訛。

元和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石形如鼓。其數有七。蓋陳倉縣。王厚之曰。石鼓粗有鼓形。字刻於石。類今碑。韓愈以為宣王鼓。章應物以為文王鼓。宣王刻。大小二篆。生八分。書勢。更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籀文。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書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錄書為之。鍾繇謂之章程書。蔡文姬列傳。臣父當言。割程邈。隸字八分。取二刻。李斯小篆。二分。取八。故名八分。又曰。皆似八字。勢有偃波。秦有李斯漢

蔡邕

書斷。李斯小篆。八神。大篆。八妙。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小篆。隸書。入妙。中間作者絕不聞。嶧山之碑。

野火焚秦木。傳刻肥失真。

歐陽集古錄。俗所謂嶧山碑。秦二世詔李斯篆。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自唐封演。已謂非真。杜甫直謂秦木傳刻。苦縣光和尚骨立。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苦縣光和尚骨立。

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詔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潘淳曰。書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書

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

韓擇木。宣和書譜擇木昌黎人。實泉述書賦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美古今遠代。騎曹蔡有隣。有隣邕十

八代孫。述書賦衛包蔡隣。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大造。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

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

蛟龍盤拏肉。屈通強吳郡張顛誇草書。張旭草聖草書非古空雄。

壯。豈如一作吾甥不流宕丞相。斯中郎邕丈人行。巴東逢李

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篇中述書學源流最委悉矣。其將古今書家拉雜援引。目為之迷。不知其中具有洞宗四寶主法。識得四種法門。方許徹底勘破。起處鳥跡石鼓書之祖。徵來作引。實中寶也。後幅吳郡張顛書之變。借來作託。亦實中寶也。斯邕小篆八分。為李潮本派。此屬正陪。乃實中主也。擇木有隣。時代與潮為近。貼身又入一陪。主中再請實也。然則潮為主中主矣。而着筆反不多。惟以奄有韓蔡。華行斯邕。為稱許。則仍用借實定主法。至其評書之旨。則以肥為實。以瘦硬為主。光和骨立。瘦硬中之實。

也。劍戟森向。蛟龍盤拏。乃李潮瘦硬真形。則主也。結以作歌。力薄自謙。亦是瘦硬反面話頭。故曰潮乎潮乎奈汝何。言力薄之歌。如何配汝瘦硬之字也。又是一樣借實定主法。解者不曉作法。但演其論書牙後。蘇學士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旨趣不妨異尚。固無須於附和耳。韓蘇之祖。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張遠云。大有螻蟻何親。魚鼈何雙。意思按結語更超曠。蓋物自不齊。功無兼濟。何所存無間。便大造同流。其得其失。本來無了。注江倚閣。海闊天空。惟公天機高妙。領會及此。解者謂公於兩物。計無所出一何黏帶耶。

折檻行

鳴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漢朱雲傳。雲請賜上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唐書。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三

番遞宿號十八學士宋注 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魏志

龐德常乘白馬 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

宋公語 婁師德以甚厚禮則天時相 尚憶先皇容直臣

三四為作詩之主公有詩云志士深紫芝放歌遊戎軒又詩云甲卒身雖貴書生

道固殊蓋自四方用武空營典兵賤儒術而貴軍功積重之勢已成如國初登瀛

洲增學舍諸盛事不可復觀矣公乃舉然為以轉移風化存乎當守主持而

主上意嚮因乎在廷開導故發端起興神遊往日以房魏興後半以學士與次聯

也主意在於仰羨國初文治以庶幾今日泥塗雷電之風翻然一變而其動懷房

魏節下文朱宋直言之旨所謂開導意智之所寄也結到先皇容直則轉移仍望

之主權矣思深哉起聯 一頓軒然結語不盡悠然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仇注夔謀荆南節度趙

大食在波斯之西兵刀 太常刮寇至此。舊書

勁利其俗勇於戰鬪 問兵刮寇趨下牢 下牢在牧

出今奔飛百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

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

日木一作水怒號冰翼雪一作雲澹傷哀猱西陽雜俎王天運征勃律鐳錯

碧嬰鷓鴣膏舊注鷓鴣長頸瓶以盛膏者鏑一作鏑已瑩虛秋濤鬼物

撇振辭一作亂坑壕也蒼水使者捫赤條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人

蒼水使者龍伯國人罷釣鰲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久舉足不盈數芮公廻首

顏色勞朱注舊書衛伯玉傳唐德元年拜江陵尹充荆南節度大曆初分聞救

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

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北齊書神武使諸子理亂絲蜀江如線針

如水荆岑彈丸心未已晉書賊叢荆賊臣惡子休干紀羆魅魍

竇土心昇 卷二之三 七古 六

題徒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庫射堆賦探懸刀

不為不坤按坤虛俱不似長劍須天倚呀嗟光祿疑當作英雄弭

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一詩兩韻直無處分乙中謂丙公兩句韻則蒙前意實領後此其過按處也以前寫刀以後寫用刀者先主後實然說用刀之人仍處處歸功於刀則仍於實中見主起四先敘太常來護之故牧令飛艘郊迎雜還也蛟獸紛逃賊徒駭散也白帝二句落題短衣拔鞘先一層出色翻風四句正面出色出鞘聲光磨瑩吐鏗字字駭鬼物三句後一層出色捫赤條不敢橫刀相比也罷釣鰲方能刺鰲不須釣也丙公二句提出任賢遣將之主人在荆而顧峽盜故曰回首賢豪即指趙太常趙公以下朱云趙承主帥之命佩服此刀安王室而除亂萌區區荆蜀無足難者彼干犯之臣用此以誅斬其腰領高下不差豈似倚天長劍徒為夸大之詞哉愚按此段本寫趙公卻處處不脫寶刀之用為能顧母也結處反以刀比趙又是翻主作賓變幻不測而住法兩句仍是一趙一刀則又有如青烏家所云雙龍合氣之奇

王兵馬使二角鷹王亦承荆南之命治兵來變者

悲臺蕭瑟石龍從上哀壑杈枒浩呼洶上中有萬里之長

江迴風滔日孤光動角鷹倒翻壯士臂將軍玉帳軒翠一作昂

氣二鷹猛腦條徐隊一作徐條隊潘尼賦始蒙濛而徐隊自如愁胡視天地杉雞

竹兔不自惜臨海異物志杉雞頭有長黃毛冠孩一作虎野羊俱碎易

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王必曾立功西域崑崙虞泉入馬蹄崑崙西域之山

白羽曾肉三俊猊爾雅俊猊如魏備食虎豹敢決豈不與之齊

荆南芮公得將軍芮公即衛伯玉亦如角鷹下朔一作翔雲惡鳥飛飛啄

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此篇運法更奇大食刀寶主劃分此則寶主銘化幾於莫可窺尋起四句突如其來如臺形聲勢江光動搖令讀者移時目眩而疑神求之乃即寫峽間氣象為王

兵馬駐軍處也。其語勢則人鷹雙攫矣。故斗然落出角鷹倒翻句。又緊接將軍玉帳句。二句一篇筋節處。以下寫二鷹繞四句。隨以將軍來伴說。一則曰與之敵。一則曰與之齊。贊將軍者全為二鷹寫照也。而已偷敘將軍矣。荆南以下。本申寫將軍。繞一句。隨以角鷹來比。曰驅惡鳥曰分皇纒。皆角鷹者。全為將軍策勵也。而借表角鷹為矣。意運法至此。魚龍曼延不足為其刃也。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塘唐通寫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游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邨野堂爭入眼。垂鞭鞞鞆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決臆奔放不羈之意朱汗驟驪猶噴玉。仇注。盧照鄰詩。珂子夜宛轉鐵騎。曉驂驪以驟驪對宛轉。乃飛騰迅疾之貌。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

枕。况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一作典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谿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渌。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嵇康嘗著養生論。卒不得其效。

前半在題別。極言醉後忘險。乘興馳馬之狀。以夢地作點染。以老少字作眼目。向來二句。言皓首如此。萬人皆為驚懼。而已猶以為自少。習慣事也。安知四句。敘馬墜。至此入題。後半敘諸公攜酒情事。職當正當也。指西日。流光易逝也。結語忽復臆開。言何必值此危事。有勞問訊乎。彼禍患之來。亦有以安居無意而得者。知為此言時公又醉矣。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鶴注。李秘書有二。一是李十五。一是李八。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舊作之一。作正俱非。觀經。宋注。李華在漢大師碑。左溪所傳。止觀為本。祇

樹園內常聞此經楊春曰第
經云止能掩樂觀能離苦

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一作我且歸去

他日杖藜來細聽

提出心字是禪定主觀安為動主二語並不襲用內與文句而大旨已盡此本贊
秘書而公實深領斯旨故一聞止觀身便灑然無如家累饑驅交相促迫耶得如
如不動正恐
心疾又來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狄二傑傳中宗贈司空睿宗封梁國公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

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

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夏用文

章為長兄白耆復天啓蜀志馬良字季常諺曰馬氏五常白耆最良良
良省中有白毛左傳以是始賞天啓之矣汝

門請從尊翁說尊翁指梁公太后當朝多巧詆舊作計狄公執政在末

年濁河終不污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

禁中決策請房陵滿一作前朝長老皆流涕唐書武后革唐為周廢中
宗為廬陵王遷於房州欲

以武二思為太子仁傑數諫且曰子母
如姪執親后悔悟即日迎中宗還宮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

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列鼎

一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蔡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侯王頗歷

抵舊作詆非仇注方
事干謁豈可詆毀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

饑下巉岳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汚衣眼易眯梁末童
謠黃塵

汚人衣皂篋相料
理莊子糠粃眯目

舊說此詩俱以憐狄漂零為解今玩篇尾一段乃與昌黎送董邵南序同意蓋博
濟必不得志於朝而歷干藩鎮者時河北方多擅命意頗不喜其往也先以賢裔
陵遷為多才惜乃詩人忠厚之旨中間追敘舊德詳言勳在反正舉家聲為表率
末則以宜貴為慰以歷抵為非而諷之使止也開口梁公曾孫四字一篇眼目

次句言不相見者十年宜其官濟濟矣大賢二句作轉比看往見也博濟前一輩人先不顯也今者四句惜其兄弟徒有文才也汝門一段詳敘梁公社稷之勳茶苦如齋唱歎中宗復辟以歸功不世之才也又宜者不特文才宜貴在勳德之後又宜列爵也即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意第須靜候之而已曰歷抵則干謁不始於眼漢間或曾往來河北等鎮也着胡為字頗字有不滿意以下皆諷詞山高水波風蕭露泥皆非正大光明之路下品出此諒其饑驅土污眼眯幾於顯諫矣

大覺高僧蘭若

原注和尚去冬往湖南○釋氏要覽

巫山不見廬山遠

舊注廬山遠公也太白詩笑別廬山遠

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

猶鳴日暮鐘諸僧但乞齋時飯

荆公楞嚴疏佛與比丘辰已間應供名為齋時

香爐峯色

隱晴湖

遠師廬山記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峰秀起游氣籠其上即赫煇若香煙按晴湖當指彭蠡湖

種杏仙家近白榆

神仙傳董奉居廬山治病愈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朱注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為榆近白榆言其高近乎天

飛錫去年啼邑

子獻花何日許門徒

謝靈運遠師誄今子門徒實同斯艱

原注云和尚往湖南而詩所云皆謂廬山則湖是江西之彭蠡也公遊巫山蘭若因題此詩○首句總挈有力次二句近寫蘭若五六遙想廬山七八惜其去而思

欲往從之遊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

白起頭小

而銳詩用其語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

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一作漠漠饑鴻鵠歲暮窮陰耿未

已人生會面難再得叶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

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

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萃然省骨皆爾曹走

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恨一作昔范增碎玉斗鴻

之會未一作使吳兵著白袍南史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先是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穿千兵萬馬避白袍昏昏間

詩本心解 卷二之三 六世 關閉氛侵時吐蕃寇十月荆南雷怒號

目前之期王將軍者。慰幽獨也。意中之期王將軍者。平禍亂也。至則將與之言定。亂之謀故不至。則遠憶其有定亂之具。前寫題面。後寫裏腸。每四句轉意。天雨四句。雨中不至之情。數看四句。雨中獨處之况。此以上敘事也。歲暮四句。由今之不見溯昔之已事。兩蒙上。兩起下。前者四句。述問獵之情節。申射獵之勇。驟所由憶將軍者在此。正為後文張本。此一段上下關目也。安得四句。冀多得其人而建功。恨昔四句。惜久廢其身而長亂。恨玉斗成謀終棄也。未白袍奇勳莫建也。朝廷多難。楚蜀少寧。有遠慨焉。此以上發意也。約分三截看。

虎牙行

水經注。荆門狀如門。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交。類牙形。謝省曰。因篇內有虎牙二字。摘以為題。非正賦。虎牙也。錦樹行亦然。今按王洙載原注。有蕭銑屯兵於此。之文。必後人妄添。與詩意無涉。

秋北風歛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

虎牙銅柱皆傾側。一統志。銅柱灘在重慶府涪陵江口。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窈窕

窈豁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一作啼。山鬼幽陰。雪霜逼楚老長

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

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謂安大戎鎖甲圍丹極。謂吐蕃八荒

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一作遠客中宵淚。霑臆。

值寒風猛烈而作。蓋世亂民貧之歎也。上八句。狀朔風陰慘之景。在經亂作客者當之。學肅殺之氣。正應兵象。此段摹寫。早為後幅作地矣。下八句。述時事而前四指目前之弓勁旌多。後四推禍始而總計之。以寄其慨。而其景色亦從陰風中顯出。結只用單句收住。兩截總括。神致黯然而。

錦樹行

錦樹霜林也。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一作待錦樹。

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

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馬

跛一作足。隨蒼牛。山海經。荆山其中多蒼牛。注。旄牛屬也。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

續土心屏

卷二之三 七古

十一

寧茂齋

少皆封一作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
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
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客途遲暮久於困窮因動武夫得志之慨起四情景交會蓋興體也中十二傷窮
老而詭驟貴者四自敘四泛言顛倒四實指時局此段敘意已竟而此輩得貴之
由尚未說明末四結出武力來為全旨歸宿此輩貴而我輩其終窮矣可勝浩歎
○東郭老人非公自號青丘非寓夔地名蓋因惡少小兒等語太覺顯斥故自隱
其名而託為子虛無是之人以避時忌耳朱注強辭坐實反失作者之意草枯故
天馬乏食而混於羗牛喻聖賢之薄命讀結語令我喟然喜亂樂禍長此安窮又
不徒為此輩慨直為世道人心慨也

自平

自平中官呂太一舊書代宗紀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
張休備鑑張休棄城走端州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

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唐書太宗時溪洞蠻酋
歸順者皆世授刺史蓬萊殿
前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

錢箋朱注俱主蠻方有警中官喜兵殊未得旨詳詩義當由太一既平朝廷不以
為鑒仍遣中使攘利市舶而發觀起二語了了公意以太一之亂其已事矣仍蹈
覆轍後將復有滋擾激變之事蓋憑威肆貪土物有限上供一缺征伐必興貨竭
患生禍且不測故以蠻豪易動世封不朝惕之迨至遠人負險雖命將勞師恐不
得逞不獨損威辱國而已明神宗之季礦瑞稅瑞毒
流海內邊陲騷動國運隨之誦斯言也為之三歎

寄裴施州

黃鶴謂是裴勉朱氏據史辯其非謂其名不可改唐
書施州屬黔中道按今為衛屬湖廣在夔州東南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一作比流金鐘大鏞在東序

冰壺玉衡一作珩懸清秋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旅一作邊

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

苦寒贈我青羔一作裘裘霜雪迴光避錦袖龍蛇動篋蟠銀鈎

王僧虔論畫索靖甚於其書名其字書曰銀鈎蠶尾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

此以裴寄書贈裴而復之也。前兩四句頌美之詞。後兩四句寄謝之旨。細分之起一層。就平時器識言。次一層。就現在設施言。寄書而篋動龍蛇。贈裴而光迴霜雪。敘高誼也。辭復命。收第三段。謝佳政。收第二段。子孫可訂。世講才華。再接後來。及到兩家。繼起交誼。夏長。餘音鏗爾。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十

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蔚跂言其光彩蔚然而有舉足凌厲之勢問其所師一有答字曰余

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五一作三載錢箋五載公年六歲余尚童稚記於

郾城唐畫臨穎郾城二縣俱屬許州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樂府雜錄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

胡騰等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柘甘州等正字通劍器武舞用女妓雄糝空手而舞是文獻通考或以劍器為刀劍誤也通鑑中宗宴近臣將作大

匠宗晉御舞渾脫注唐五行志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為舞瀏灑頓挫獨出冠時明

雜錄安祿山獻口玉簫管數百事陳於梨園諸公主及虢國以下競為貴妃弟子時公孫大娘能為隣里曲及裴將軍滿堂勢西河劍器渾脫舞妍妙皆冠絕於時

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教坊記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舞妓

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按高頭疑即前頭之謂雜洎外供奉有

錄開元二年置教坊於蓬萊宮側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洎外供奉有

二字此指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謂明公孫一人而已

玉貌錦衣况余白首今茲弟子謂李十亦匪盛顏既辯

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昔者吳人

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

器自此草書長進國史補旭嘗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豪蕩感

激即公孫可知矣

舞劍器者李十二娘也。觀舞而感者，乃在其師公孫大娘也。感公孫者，感明皇也。是知劍器特寄託之端。李娘亦興起之藉。此段情景，正如湘中採訪使筵上聽李龜年唱紅豆生南国，合坐凄然同一傷惋。觀命題之法，知其意之所存矣。序中公孫大娘弟子句，及聖文武皇帝句，為作詩眼目。玉貌憶公孫白首悲，今我轉鬢清瀾點，而所謂撫事懷慨者，則在前所云也。未引張顛以顯其舞之神妙，又公詩所稱餘波綺麗為者。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阻喪，天

地為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矯如羣

帝駿龍翔，夏侯玄賦又如東方羣帝，騰龍駕而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

清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

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自開

元五年至是凡五十一年。風塵瀕洞，一作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

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金粟堆謂明皇泰陵。瞿唐石城草

一作暮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

所往。足繭荒山轉愁寂。一作疾。國策蘇子足重繭日百而後舍。

序從弟子逆推至公孫詩，從公孫順拖出弟子。首八句先寫公孫劍器之妙，忽然而伏，忽然而起，狀其舞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罷，總始末而形容也。有末句益顯上三句之騰踴。有上三句尤難末句之安閑。序所謂劇設者，正如此絳脣六句落到此娘為篇中敘事處，無之妙。已就公孫詳寫此只以神揚揚三字括之。可識虛實互用之法。感時撫事句，逗出作詩本旨。先帝六句，徑事之慨。此本旨也。言公孫而統及女樂，言女樂即是感深先帝。故下段竟以金粟堆作轉接。此下正寫惋傷之情。一句着先帝，一句收歸本身。玳筵哀樂，并帶別駕宅結二語，所謂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行失其所往，止失其所居，作者讀者俱欲嘵然一哭。

寄柏學士林居 有題柏學士茅屋詩見四之二。

自胡之反持干戈，始亂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精一作典

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重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

亂代一作世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揚冬春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一作花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學士無效亦亂後寓夔者。別敘學士寄跡林居之由。後言俗殊盜逼以幹濟期之。又苦幾幾不可得。有率直處。

夜歸

夜半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傷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喚一作真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卽景成詩極有孤寒別無寓言。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沒白皚皚。劉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仇注六龍日馭也。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咏。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箸結義黃金臺。泪一作平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

此因雪後晚晴寒光照影而感及身衰也。前四句從積雪起。筆勢飄飄。中三句晚晴正面。後六句思路幻筆。情曲哀頹之狀。已亦無由自見。忽從晴光斜影照出。龍鍾老態。觸目生哀。極奇極確。又謂年少角遂及時馳騁。向或怪之。今無怪也。功名須早立也。不見我飄零委絕。壯心灰盡如此乎。意似衰頹語實磊落英多。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

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似接晚晴篇來故題曰復陰也境象黯慘如此况以客子衰翁值之當復奈何

前苦寒行二首

苦寒猶云嚴寒盛寒苦字不作活字用公詩凡言熱處多云執熱執字亦不作活字用與此同夔楚多火瘴少冰雪公客居二年愁其風土是歲忽遇大雪夔俗以為異作苦寒行蓋紀事詩也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牛馬踏踣如蝟三輔人民

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揚客

荆揚與夔近荆揚與夔近慣習炎蒸歲締綌玄冥祝融氣或交玄冥主冬祝融主夏手持白

羽未敢釋

此以古時北地之寒形起今日南方之寒下半仍以南方氣暖作翻身勢結通首俱在南北異候上立意○此寒其常也尚有元封之記今南方如此可勿記乎四

句乃作詩之故然公雖北翁久居南客已曾慣習土風則今茲寒氣恐當即轉姑持扇以俟之耳

去年白帝雪在山前年有詩云南雪不到地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

浦縮寒刮一作割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

晶輝三尺一作足之鳥骨一作足恐斷古今注日中無羲和送之將安歸

此即就本地兩年異候說起下仍以地本暖而忽寒作結與上篇結意正相反○雪在山高處微有寒氣正言不寒也雪在地則寒甚矣蛟龍縮即虎豹號意刮肌膚即冰入懷意楚人楚天二句一擒未言日光匿耀中無晶輝也○須知當時之寒原未必如西京雜記所云特於夔為寒耳解者認是災變太看深了

後苦寒行二首

蔡編以晴陰二詩隔開前後兩行說者稱為具眼不知前後初無兩番意特既成二首後復作二首故分兩題耳

南紀巫廬瘴不絕李淳風分山河兩戒有北紀南紀之說廬山在今江西境去巫山甚遠以二山俱屬南紀故連及之太古

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畏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崑崙天關

高山不必分疏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出一一作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

此即穩括前二首之意變夷長老即指夔人曰長老者見年老之人尚未經此也凍應折者若寒若此想是關柱折去寒氣無從捍蔽耳春温則土潤故可以補裂此祇是後一層託題法無別意

曉一作晚來江門一作開失大木猛風中夜吹白屋天兵斬斷青海

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酷巴東之峽生凌

此一起就風勢上見出苦寒二句用倒勢天兵三句作意絕奇言此殆天心厭亂厲威殺賊寒氣激而南行乎不爾何寒之酷若此巴峽凌斯就苦寒敷衍一筆彼蒼迴幹即繳足天兵斷戎意蓋言西戎熾盛久矣意者氣機旋轉將欲滅此醜類耶人得知若曰天意蓋可知矣借寒威殺氣暢殄寇之懷思入非有想天四首中惟此最奇偏關箋注未有得解者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大曆三年荆南詩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世說王曇首年十四五往土山下庾家墓中作一曲歌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

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陸賈新語梗柎豫章

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掉錦

水欲向何門先答切珠履說文跋進是有所擷取也仲宣樓頭春色淡荆州記當陽縣城樓

王仲宣登之而作賦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王郎將遊西蜀下諸侯酒酣哀歌公乃當筵贈此也上下各五句依轉韻截上勸其莫哀下望其知遇首句莫哀二字另讀研劍而歌哀情發矣故勸之莫哀也爾才絕奇我能拔之也非公能拔之其才自振振拔之具故能決之也白日滄溟喻當時之有勢力者白日為動滄溟為開正其必能見拔處徘徊即哀歌之態曰脫曰休即莫哀意重言以勸之也西得二句點赴蜀掉錦水奇才激盪錦水且為之騰躍也向何門助其擇地而蹈也仲宣句點地點時在王則勸之莫哀在我則高歌以望照耀生動結又以單詞鼓勵之以為眼中之人如吾者則老而無所用耳言下躍然如此歌纔配副得英年人盧世淮曰突兀橫絕跌宕悲涼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

在王屋山至君內傳三十六洞天之一

洪河怒濤過輕舸。

由梁宋間至彼當過河

辛勤不見華蓋君。

即小有洞之道者

良岑青輝慘么麼。

良東北方通俗文不長曰么細小曰麼

千

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

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屋。盧老獨啓青銅鎖。

沈注盧老華蓋君弟子

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

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

舊載君一溪詩話

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秘訣隱

文須內教。

王清石刻隱銘佩玉帝隱文者得為上仙梁武帝文早念身空栖心內教後內教借用釋門語晚歲何功使願

果更討衡陽董鍊師。

即昔遊詩之董先生

南浮早鼓瀟湘柂。

當與五古昔遊篇參看見一之二昔遊詩云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三訪隱之志矣今董師在衡陽去荆南非遠欲一訪以遂宿願此詩所為作也首段述當年尋訪華蓋初聞羽化之事千崖四句摹擬不見情景也二段述當年入其室祇見其弟子因而徘徊室中望其仙童重返虛神全在玄圃四句言仙界雖遠仙馭或來落霞交映庶幾左右遇之也以上兩段層次而下亦如昔遊詩之前幅都非正文俱為後幅引子末段曲曲寫出本意風水兕熊竟慘滿且不學仙而不可也遺跡夢想杳然無踪欲學仙而何適也內教須求此願宜果衡陽董師其所歸往矣主意至此結出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灑行殿。

當是向卿之兄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冥隨煙燼。

功名震麒麟。圖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勳業超

千古。

舊書裴伯玉拜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

雄鎮荊州繼吾祖。

晉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裁

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此向卿乃將命

進奉御衣之人。青山落日江潮白。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浪客

上下八句截各四句轉意起四述其兄先朝扈蹕之功。次四兼述兄弟動秩之盛。以上皆頌美向氏之詞也。以下乃敘事送別之文。尚書四分敘製衣賀節出自衛公。末四纔是本题正面。送之入朝。因而囑語。飄零垂老作客。清所必至。而神味正復翩翩。

醉歌行贈公安顏十一無少府請顧八朱云疑脫分字題壁公安在江陵南

鄧注顏少府公安尉也。宋注顧八即顧八分。春按公有送顧八分文學詩。移居公安詩。

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仇注杜陵在西京。故曰西漢。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

神仙中人不易得。鶴注梅福為南昌尉。謂之神仙尉。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

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仇注烏蠻在西。赤壁在東。落照自西而映東也。酒

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

顏少府乞公作詩。乞顧八分書於壁。公即述其事以為詩。軒爽無真句。

呀鶻行。呀張口貌。集外詩。

雁歸鴉錯迴首。言凡鳥不復歸。驚。緊腦雄姿迷所向。踈翮稀毛不可

狀。彊神非復。皂雕前俊才。早在蒼鷹上。皂雕蒼鷹。亦鶻類。風濤颯

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蛇深。仇注言天寒物藏之候。念爾此時有一擲。失

聲濺血非其心。失聲濺血猶云哀鳴。瀝血。

呀鶻鶻病而張口。借以自况也。少時畫鷹詩云。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其氣緊可想。乃今病泊江邊。見啗俗眼。故見呀鶻而寄慨焉。前四惜其病中。四原其才後

讀士公解 卷之三 七古 十九 寧茂齋

四推其心。俗眼醜三字。抹殺可憐中四之方病而顯其俊才。後四之凌秋而想其心事。都從另眼看。看出正對此三字。與前華州詩瘦馬行一類。

發劉郎浦

江陵圖經劉郎浦在石首縣先主納吳女處。發公安詩。

掛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邨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晚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此連日舟行所感。拂意南行。風催不轉。聊以歸懷矯之。然亦託之懸想而已。

夜聞簷簾

樂府雜錄簷簾者本龜茲國樂亦名悲栗以竹為管以蘆為首有類於笳。

夜聞簷簾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隣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歛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惡管復風。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

一作湍君

舟中聞悲急之音而自訴古喪也情所嚮者其聲足以動情故引之而去黃生欲改情為尋則將改所嚮為所響乎不成語矣結聯謂君知亂離之苦為此悲急矣獨不見行旅漂零之慘易增切坦乎仇氏作語簷簾者之詞得之。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網罟凍。

莫徭射雁鳴桑弓。

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蠻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嘗免征役。

去年米貴闕軍

食。

宋注舊書大曆二年冬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重按詩所指恐湖南亦災。

今年米賤太傷農。高馬達官

厭酒肉。

黃鶴引舊史元載裴冕魚朝恩等宴鄂子儀酣酒縱樂為誇然詩意乃指湖南官長。

此輩杼柚茅茨空。楚

人重魚不重鳥。

一作肉。風俗迥吳楚之內。人重魚不重禽獸之內。

汝休枉殺南飛鴻。况聞

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

鐵和青銅。

舊書天寶數載之後奸人漸收好錢潛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私用為銀錫古文變鑲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兩。

言木八角
刺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
曲哀怨何時終

歲晏行哀民之困於徵歛也。起四點題中間一片下。勿如仇氏分載使節節俱斷。蓋斂重由於軍興軍不息則斂不輕故結聯道破。起勢飄然網凍弓鳴書所見也。已引動民窮意中段俱屬議論以軍食傷農作提筆為馬六句諷腴民之達官也。為一篇之主。重魚不重鳥借舊語為興南飛鴻比窮民也。汝即指達官仇氏以此二語承漁父莫徭謬甚割慈還租以慘語動上之惻隱窮民盜鑄往捉今許好惡相蒙非泛為錢法與慨正譏為民上者致民重困驅為奸利而不能制也。結云萬國吹角言各處用兵如此則橫征無已而止亂益難此哀怨之所以長也。二句所謂辨其所從生推之至於其所終極。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下五字謂其入姓劉而為僕射之判官僕射乃其主將之加銜即指山南東道節度

梁崇義大曆四年秋潭州詩集外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

襄州襄陽郡山南東道節度所治主將儉省憂艱虞史稱崇義以地編兵少折節遇士祇收壯健勝

鐵甲豈因格鬪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西謂吐蕃北謂安史餘孽騏驎蕩

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東一作南隅子孫謂龍媒之種

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顛衣

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踈號令明白人安居史稱崇義法令

最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

氣卻西戎回北狄羅網羣馬籍一作藉馬多意一作氣在驅除一作馳出

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

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把菊花路旁摘

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涕一作涕淚

不覺老夫神內傷

仇云劉判官括馬至此公與相晤而贈之愚按唐史廣德初梁崇義據襄州代宗不能討因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則崇義臣節已失括馬豈無異志贈詩只作世故語子美不為也而不復顯言故篇中着句都非實筆純作懸擬反撲口氣一氣轉拓起二句記事襄陽四句以贊美為諷也果其折節憂國異於他鎮則此之市馬止收健足以捍患非求龍駒以僭擬者而今四句以曉喻為諷也龍媒子孫句中有眼曰帝都而有東南無既以外無龍種曉之亦以尊王室而抑藩服也向非四句以揣度指點為諷也言所以市馬者定為國家備伐叛之用不然何為辛苦搜括至此况此處馬疲未足驅使亦可暫休矣梁公四句就儉省憂虞而申之以茲四句就戎事征伐而申之以上須看許多虛字轉折曰祗收曰豈因曰向非曰君肯曰以茲曰意在無數摹擬總從空中敲擊諷意顯然以下韻則仍前意領惜別劉侯二句另提與首二配杜陵四句紀別筵也九州四句訴別情也曰兵革茫茫曰對客神傷其中有欲明言而不可明言者在○此解從意言之表悟入崇義入德宗朝卒以拒命取死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及贈蘇侍御渙二詩俱見一之六○時蘇與公同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

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史記張儀為楚

把邨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荆州記長沙郡

有鄱湖周三里取湖水為酒極甘美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晝立謂兒孫侍立候

讀札不得休也令我夜坐費燈燭夜坐貼憶子初尉永嘉去公在京時有送裴

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騷耳行甚速聖

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戎狄

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頽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

書見大計晉書郭欽上疏曰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齒於邊地峻出入之防明荒服之制劉毅答詔驚羣臣

晉書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曰何至此他日更僕語不淺

對曰桓靈實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

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動一作理白髮儻劍霜雪吹青春

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渙亦挾縱橫之才故從其姓領趣茅齋定

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舊注定王城漁商市皆指潭州市北肩輿每聯袂

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後漢書馬融為大將軍西第頗頗為正直所羞早作

丞相東山起晉謝安傳卿累遣朝指高臥東山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

沙水遠注所謂侏儒飽欲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

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

要路思捐軀

裴之官之始公嘗有湘江宴餞詩裴到官後致札來論故復作此寄過其呈蘇渙者當餞裴時渙亦在坐今作此詩省憶往事遂連及之蓋公自呈蘇非託裴轉寄渙亦在潭故也讀者須認清首段喜得裴札也泛將應酬書問形起道州虛名泛愛說盡世態齒落舌存占盡地步盈把以下言珠玉非寶酒菊都捐捧讀之餘

晝夜忘倦皆極寫得甚喜劇之情憶子四句另為一段韻脚仍前意思領下蓋以昔年送尉作波致以起期望之因下段皆望裴之詞也飛塵引俊以乘時大用期之黎元六句即英俊濟世之實是所期於裴公者他日四句又另為一段韻亦仍前意亦轉馮益追寫湘江宴餞時氣槩即為渡入蘇渙張本下段惜蘇之文恰好借裴公當日筵間語蘇領起也茅齋以下四言蘇之寥落不偶四代蘇作不平之鳴天下二句言如上文所云用舍倒置如此則治平無日也以慨歎束住末四句與中間兩四句相配附裴示蘇兩人雙縮此生須扶自謂老廢故致君堯舜專屬公等着早據要路四字使前文望裴惜蘇等意收攝無遺每長段後各另綴四語篇法玲瓏經此點出或當以社氏功臣許之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仇注天曆三年商州劉洽反幽州朱希彩反四年廣州馮從道

桂州朱濟時反又連年吐蕃入寇接河北又各擁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

盡耕一有田字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征戍數農桑廢蠶穀行所為作也但語似平直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宋注黃鵠化為白鳧猶五尺童化為老翁

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膾素不食終

日忍饑西復東魯門鷄鴉亦踏蹬聞道于一一作今猶避風國語

鷄鴉止於魯東門之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按莊子有魯侯設樂具膳海鳥眩視之語

白鳧行貞苦節也君子固窮不變所守焉俱就白鳧言只似老翁三字略逗黃鵠以喻壯志白鳧以喻漂泊畦盡以喻離鄉去藥濤中以喻湖南舟楫比皆逼起下文蓋如此則窮亦甚矣而腥膾不食忍饑西東以喻寧任運飄轉不受非義之

惠落句即上意而申之董斯張曰隱然不饗太宰不樂鐘鼓之態愚按不食忍饑四字乃一詩之質

幹是何等志節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一作巖朱鳳聲嗷嗷劉公幹詩鳳側

身長顧求其羣一作翊垂口噤心勞勞一作甚勞下愍百鳥在羅網

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朱鳳行憫窮黎也達則兼善欲澤民而止暴虐亦俱就朱鳳言主意在下半截而其本卻原於上半蓋品地不高則與羣庶為伍安能澤及於彼起曰衡山高而鳳又在其巔自能籠罩萬物矣聲嗷嗷仁心之發為仁聲也側身垂翊喻不遇時文勢得此一曲為雀螻蟻俱喻困征斂之窮民鴟梟喻利民之兇人惠及螻蟻則無不徧獨屏鴟梟則不見棄此朱鳳素志也噫託之空言而已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

君超先在舊書昭州屬嶺南道以昭岡潭為名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

正月二十一日卻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枉一作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

明一作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

歎我悽悽求友篇公在蜀常以詩寄高感君鬱鬱匡時略錦里春光空

爛熳錦里草堂所在瑤墀侍臣已冥冥高鑣蜀後復內台而歿瀟湘水國傷黿鼉

鄠杜秋天失鵑鷄鄠杜指京輦東西南北愛誰一作堪論白首扁舟病

獨存遙一作猶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荒最

充斥三年四年吐蕃連寇衣冠南渡多崩奔仇注本用晉元帝渡江事然唐史謂至德之後中原多故兩京衣冠盡投江湖

荆南井邑十倍於初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泛指京國侯王之門仇即指漢中非是

文章曹植波瀾濶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隣家一作誰能亂愁思

昭州詞翰與招魂

上下六韻截各四句轉意起四句敘明見詩嗚呼四句推其才望帶表相執錦里四句傷高歿也錦里空而身傷黿鼉重詩之處不堪回首矣瑤墀冥而人失鵑鷄

作詩之人杳然長逝矣彼此互歎文情搖曳東西四句就高詩結語推透一層而

纏寇盜洗乾坤則中上扁舟無着之故引下充斥崩奔之因也邊塞四句謂值亂

世而遠國明悲帝子南滯之情覓王門北望之情也才四句兩寄漢中王兩寄敬

使君於王則泛稱才德於敬則寄意招尋蓋亦絕意還鄉彌思遠去之苦衷耳舊

說以招魂為招蜀州之魂非也○附高詩

清明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

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

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奈二十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著處繁華矜是日

用著處字即西蜀櫻桃也是紅之意

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

柳艷明。爭道朱蹄。驕齧膝。此都好遊湘西寺。

朱氏謂即岳麓道林二寺。公有

詩見五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親近同心

之未事。葛強晉。金鐙下山紅日。晚牙檣。振柁青樓遠。齊書武帝與光

多作奴樓用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

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非吾道。况乃今朝夏

被除

客中見令節。傲然。自傷孤另也。每四句轉韻轉意。起四。泛言土人之遊。兼遊士遊。女。次四。又言在位之遊。兼主帥。偏裨。此上寫出遊。此下誌晚歸也。而喪亂悲歡。都從興闕人散。觸起。皆可。知視此。暫相遣者。而可知耳。結四。所謂觸敏。華而自感。書絕居離。蓋傷之矣。平時或以不逢少壯。暫爾相忘。乃若今朝。被除。都人競逐。而老我子然。可堪悽愴。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盧世淮曰。句不新。則詩朽。句徒新。則詩亡。下一戲字。有無限防閑在。

江上人家桃樹

一作李

枝春寒細雨出。踈籬影遭碧水潛勾引。

風妬紅花卻倒吹。吹花困癩。傷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

赤憎輕薄遮入懷。鶴注赤憎。猶云生憎。珍重分明不來接。溼久飛遲半

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

勞。物理論伯勞。鳥畏之性好獨。

全首賦物。不攬情語。黃鶴謂有比意。此蓋謂寓感詞。都非起解。一二先運樹枝。在花前一層。單點雨字。不混入風內。三四曰水勾引。在落前一層。且為舟前伏根。凶風倒吹。纔點風字。到落花正前。此上俱屬點題。五六以下。乃細摹其態。困癩二字。總領。又隨手點還舟前。俱相怯。申寫困癩。正是困癩情態。莫入懷。若將近者。近故下輕薄字。究不來接。仍似遠者。遠故下分明字。須味此四句。中間俱藏得雨字在。故九十。緊接溼久飛遲。以醒之。又恐雨意太重。故以細於毛。清出之。此句言雨不言花。乃花飛不高之故也。十一。十二。妙在不脫不黏。生情性。言若裝模作態者。惟其花片分飛。是以物情撩亂。偷眼。謂所欲相親。時伯勞謂又忽而開去。二句。總是互寫蜂蝶。若戀若捨。光景。不着題面。而題神在個中。體物微妙。毫端活潑。不虞老境。擅此冶情。王嗣奭曰。纖濃綺麗。為後來詞曲之祖。愚謂惟

其體屬此種須着如此巧
密解者須着如此細膩

羅正申馬平
周氏

